

嶺天志序



道不佞與二三兄弟結社曷
聞人各自詣而新異獨標名理
殊勝者必沈公路氏也乃偃蹇
名場近復善病壯心俠骨每
託之撰述以寫其牢騷不平

之氣若出一編屬余為引命
曰蟲天志余受而讀之上極典
墳苟及禪官野史凡夫蚩飛
蠕動之屬說非涉於荒唐言
可資夫風雅者靡不綜而輯
之且為原始叙事侈之以詩賦

亂之以微言風乎富矣美矣
卓且說矣真天壤間一種奇書
而爾雅博物不得專稱於前矣
抑余猶有說焉夫泰古睢子之
世人而天也降而道術相尚
智相矜狙詐巧力相凌相競天

之牖人々之不能違天也唯五人
者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侗然往
來而休乎天鈞故曰工乎天而
很乎人兮路是編殆從靜觀
沒叅透斯旨而為是寓言也耶
雖然出世入世總一靈闕彼真鮮

解牛之說至今為理者拱壁奉
之特河上溱園非其時耳方今
聖明在上羅網畢張起煙霞之
疾而遭蓬風雲自有旂常竹
帛在兮路將無忍然汗出霍然
病已而攘袂以從事乎則余言

聊當七菽矣

友弟楊萬里題



沈氏蟲天志

凡例

一是書爲卷十爲部六曰鬪曰舞曰能言
曰傳書曰識字曰奏技蓋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天也百獸率舞亦天也能言傳
書識字奏技又卽爭心舞態之所質而
呈岐而化一任天之便也莊生云惟蟲
能蟲惟蟲能天故以名編韓生云注爾

雅蟲魚非磊落人遂自命以自嘲焉

一 是書之成因予嘗談鬪龜之法乃在袁氏集中坐客殊恠焉予悲其少所見也遂自鬪之類而廣之以鳥獸蟲魚爲次必見於往冊故牒者始將而入以昭實錄曰原始曰敘事又綴詩賦以後之揚之而括以一贊竊同關雎之亂不辭詔狗之羞

詩賦繁者不能盡載如鶴與鸚鵡是也

一 記事提要纂言鈎玄如鷄取賜錦則長鳴者黜矣馬取登床則長駕者黜矣故黃耳傳書雪衣特咒有所取材若牽黃臂蒼豢龍馴虎則姑舍是

一 作書之意不辭固陋以廣夏蟲豈務荒唐而作野狐故所取必畜於家恒有於天下者譬如博奕猶賢乎已如鬪有麟鬪獺鬪蛇鬪龍鬪虎鬪以至石鬪水鬪

舞有鸞舞鳳舞蛟舞鼠舞能言如猩猩
角端又馬言魚言傳書如青鳥傳信鳥
皆所謂不畜不恒有也

一凡引書率錄全文間有斷取不爲損益
卽稗野之言務存其舊如傳玄鬪鷄賦
謝莊舞馬賦已失全文今於三書中摺
摭之亦不遽爲聯合又如初學記載宋
書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今考休文宋書復不載此亦必注明於
下以示有據

一先賢之作止載其書之名時彥所著必
標其人之名蓋先使同人賞其實以俟
後死者謹其諱焉

一家無二酉愧惠施之藏病有三彭歎侯
巴之問目以鈍而刺不深心以乏而記
不强自知紕漏旣多雅馴不足所冀

大人先生志在爾雅恕其穉狂教之誨
之不敢請耳

吳淞沈弘正識

男穀似校

沈氏蟲天志目錄

卷之一

鬪部

鬪雞

卷之二

鬪部

鬪鶩

鬪鴨

鬪鷓鴣

鬪鷓鴣

鬪百舌

鬪荏雀

鬪黃頭

鬪畫眉

卷之三

鬪部

鬪索駝

鬪羊

鬪牛

鬪刺蝟

鬪蟋蟀

鬪蠅虎

鬪蟻

鬪鼯

鬪炙

卷之四

舞部

舞鶴

舞孔雀

舞山鷄

舞馬

卷之五

舞部

舞象

舞猴

舞鼈

卷之六

能言部

鸚鵡能言

卷之七

能言部

鸚鵡能言

秦吉了能言

時樂鳥能言

朱來鳥能言

雞能言

龜能言

卷之八

傳書部

鴈傳書

鸞傳書

鴿傳書

鷄傳書

秦吉了傳書

犬傳書

卷之九

識字部

鶴識字

雀識字

蠟嘴識字

卷之十

奏技部

烏鳳唱樂府

虎守門

犬銜瓢

紡線娘

蝦蟇說法

叩頭蟲

金魚列陣

烏龜疊塔

沈氏蟲天志目錄終

蟲天志卷之一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誤

鬪雞

原始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雞未成雞健絕有力奮疏此別雞屬也按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者知時畜其大者名蜀

郭云今蜀雞蜀之雛子名雜雛之稍長未成雞者名健郭云江東呼雞少者曰健壯大絕有力者名奮郭云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

又曰雞三尺爲鷓註陽溝巨鷓古之名雞江適曰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爲善鬪之畜

清異錄曰郝輪陳別墅畜鷄數百丁權伯

勸諭輪畜一雞日殺小蟲無數

瑣碎錄曰鷄子皆雄者必有喜事

宋詔樹畜部曰雞忌柳柴煙能損目有病灌以清油愈瘟之傳者磨鐵漿染米與食愈水眼以白礬傳之愈

叙事

列子曰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景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鷄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而時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鬪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膏

左傳曰季郈之鷄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註曰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賈逵疏曰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塗郈氏鷄目鄭衆疏曰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鷄頭或曰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摻之令其澁得傷彼鷄也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水經註曰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鬪雞矣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鬪雞假距與諸將賭戲

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

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爲懽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又曰魯恭王好鬪鷄鴨及鶩鴈養孔雀鳩鶉俸穀一年費二千石

漢書東方朔傳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因畱第中號曰董君常從上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

之會角狗馬之足

漢書宣帝紀曰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
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澠中翁高材好
學然所喜游俠鬪雞走狗

漢書外戚傳曰王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
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季十
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歿故久不行及
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封父奉

光爲邛成侯

鄴都故事曰魏明帝大和中築鬪雞臺趙
王石虎亦以芥羽漆砂鬪雞于此

劉昫唐書王勃傳曰勃爲沛府修撰甚愛
重之諸王鬪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
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卽
日斥勃不令入府

又睿宗諸子傳曰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

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
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
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
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
宅之後卽奏樂縱飲擊毬鬪雞或近郊從
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
中使相望以爲天子友悌近古無比

唐書五行志曰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

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西屬帝
生之歲也鬪者兵象近鷄禍也

因話錄曰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
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
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
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
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旣好便
賜汝

馮燕傳曰馮燕者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
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
不平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季雞毬相得

傳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曰老父姓賈名昌長
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
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且
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

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官幕士景龍四季
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
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
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矯捷過人能搏
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
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鷄坊於
兩宮間索長安雄鷄金毫鐵距高冠昂尾
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

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鷄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鷄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爲鷄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鷄群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鷄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

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鷄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歿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鷄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季

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鉅期勝負
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
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
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
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
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於清明節
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
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

導群雞叙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
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
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決疆者前
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
劍尋撞蹴球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
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
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
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

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
席寵四十季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
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鷄兆
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
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
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
鷄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
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

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佛舍除地於擊
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
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
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
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黧焉
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
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季依資
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

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
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
美艸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
於禪室建中三季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
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
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
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
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屋游

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
艸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
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
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
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繪洛陽市來往
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
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
門見竹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

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忽

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繪布駕鞵連軌全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倉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于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

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鄺開
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
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
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
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
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卽官缺先
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
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

人扈大道傍往往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
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
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
得人也大畧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
臣穹廬東臣鷄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
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暎之恩澤衣之錦
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畱外國
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

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記

袁宏道山居鬪雞記曰余向在山居南隣一姓金氏隱於掾愛畜美雞一姓蔣氏隱於商從燕地歸得一巨鷄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麤毛厲嘴行遲遲有

野鶴狀婆娑可人群雞見之輒避去獨掾隱家一鷄縱步飲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然其體狀較之巨鷄止可五之一巨鷄遇之侮其小隨意加啁美雞體狀雖小氣不肯下便躍然起鬪巨鷄張翅雄視皆欲卽下美雞惟凝意抵防不敢輕發於是各張忮勇且前且後兩兩相持每費余刻巨鷄或逞雄一下美雞自分不能當

卽乘來勢從匿巨雞跨下避其衝甚巧巨雞一時不知美鷄置身何所美雞從巨雞尾後騰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于巨雞巨雞纔一受毒便怒張撲來美鷄巧不及避乃大受荼毒余自初觀鬪至此大抵見美雞或得一捷則大生歡喜且睜睜盼美雞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終不想及爲之所美鷄將不堪余政在煩惱間有童子從

東來停足凝眸旣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鷄容美雞恣意數啐復大揮巨鷄幾掌巨鷄失勢遁去美鷄乘勢躡其後直抵其家須臾巨雞復還追美鷄至鬪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適兩書生過見童子諄諄用意爲此乃笑曰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爲事也童子曰較之讀書帶烏紗帽與豪家橫族共搏小民不猶愈耶兩書生

愧去余久病未嘗出里許世間鋤強扶弱
豪行快舉了不得見見此以爲奇逢人便
說說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說而
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說

羅隱說天鷄曰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鷄
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
然若無飲啄意泊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

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鷄狙氏歿傳
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
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
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
壞矣有是夫

賦

傳休奔鬪鷄賦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已
穎而揚精紅縹廁於微黃兮翠彩蔚而流

青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
如倒傍視如傾目象規作觜似削成高膺
峭峙雙翅齊平躍身竦體怒勢橫生爪似
鍊鋼目如奔星揚翅因風撫翮長鳴猛志
橫逸勢凌天庭 又曰或躑躅踟躕或蹀
躑容與或爬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
鴟視或鸞翔鳳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
於強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

而相戟兮竟隼鷲而鵬睨得勢者凌九天
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戰也則距不虛挂
翻不徒拊意如饑鷹勢如逸虎

浩虛舟木鷄賦 惟管有人心至術精得
雞之情情可馴而無小無大術旣盡而不
飛不鳴對勅敵以自持堅如挺植登廣場
而莫顧混若削成初其教以自然誘之不
懼希漸染而能化將枯槁而是喻質殊樸

斲用明不競之由狀匪雕鏤蓋取無情之
故然則飲喙必異嬉遊每殊竚栖心而自
若期顧敵而如無日就月將功盡而稍同
顛枿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朽株已而芥
羽距設一作玄雕籠莫閉卓然之至全變
兀若之姿已致首圓脰直輪柄之狀具呈
嘴利距鋸枳枸之芒竝利是以縱逸情絕
端良氣全臆離披而踵附眸眩曜而節穿

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塞木而花冠爛然
虛驕者懷不才之虞安能自恃賈勇者有
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異激昂處同
處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郢氏徒驚乎目擊
澹然無撓子綦之質方儔確爾不回周勃
之強未敵之一作其喻斯在其由可徵馴致
已忘一作思乎力制積習潛通乎性能是則
語南國者未足與議鬪東郊者無德而稱

士有特力自持端然不倚塊其形而與木
無二灰其心而顧雞若是彼靜勝之深誠
冀一鳴而在此

詩

曹植鬪鷄篇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官商

主人寂無爲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鬪

雞聞觀樂府作觀開房群雄正翕赫雙翅自飛

揚揮羽激樂府作邀清風博樂府作悍目發朱光紫

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
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劉楨鬪鷄篇 丹鷄被華采雙距如鋒芒

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
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
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應瑒鬪雞篇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
兄弟遊戲場命駕迎眾賓二部分曹伍群

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練飛踊超敵倫芥羽
張金距連戰何續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
未分專場駘眾敵剛捷逸等群四坐同休
贊賓主懷悅欣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梁簡文帝鬪鷄篇 歡樂良無已東郊春
可遊百花非一色新田多異流龍尾橫津
漢車箱起戍樓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
十日驕旣滿九勝勢恒適脫使田饒見堪

能說魯侯

劉孝威鬪鷄篇

丹雞翠翼張妬敵復專

場翅中含芥粉距外耀金芒氣踰上黨烈
名貴下韝良祭橋愁魏后食距忌齊王願
賜淮南藥一使雲間翔

徐陵鬪雞詩

季子聊爲戲陳王欲騁才

花冠已衝力芥爪復驚媒鬪鳳羞衣錦雙
鸞耻鏡臺陳倉若有信爲覓寶鷄來

周弘正詠老敗鬪鷄詩 少壯摧雄敵

視生猜忌一隨年月衰摧頽落毛駛閒觀

春光滿東郊艸色異無復先鳴力空餘擅

場意

褚玠鬪雞東郊道 春郊鬪鷄侶捧敵兩

逢迎妬一作詭 群排袖出帶勇向場驚錦毛

侵距蔽芥羽雜塵生還同戰勝罷耿介寄

前鳴

庾信鬪鷄詩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狸膏燻鬪敵芥粉塹春場解翅蓮花動猜

群錦臆張

王褒看鬪雞詩 躑躅始橫行意氣欲相

傾如敵金芒起猜群芥粉生入場疑挑戰

逐退似追兵誰知函谷下去獨開城

杜淹詠寒食鬪雞應秦王教詩 寒食東

郊道揚鞬唐世說揚鞬作陽溝 競出籠花冠初一作偏

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
雄長翹頻掃陣利爪一作屢通中飛毛遍

綠埜灑血漬芳藁雖然一作百戰勝會自

不論功

杜甫鬪鷄詩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僊遊終一闕女

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艸木黃

韓愈集鬪雞聯句 大鷄昂然來小雞竦

而待愈崢嶸顛盛氣洗刷凝鮮彩郊高行

若矜豪側睨如何殆愈精光目相射劒戟

心獨在郊既取冠為冑復以距為鏃天時

得清寒地利挾爽塏愈磔毛各噤痒怒癭

爭礮磊俄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郊膈音復

膊音稍戰聲喧續翻落羽隴中休事未決小

挫勢益倍愈妬腸務生敵賊性專相醢裂

血失鳴聲啄殷鳥閑切甚饑餒郊對起何急

驚隨旋誠巧給毒手飽李陽神槌曰朱亥

愈惻心我以行碎首爾何罪獨勝事有然

傍驚汗流浹郊知雄欣動頰怯負愁看賄

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

嗔睛時未忘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郊

頭垂碎丹砂翼榻拖錦綵連軒尚賈餘清

厲比歸凱愈選俊感收毛受恩慚始隗英

心甘鬪歿義肉耻庖宰君看鬪鷄篇短韻

有可採郊

李商隱鷄 稻梁猶足活諸鷄妒敵專場

好自娛可要五更驚穩夢不辭風雪爲陽

鳥

王建春日五門西望詩 百官朝下五門

西塵起春風過玉堤黃帕蓋鞍呈了馬紅

羅繫頂鬪回鷄館松枝重牆頭出御柳條

長水面齊唯有教坊南艸綠古苔陰地冷

淒淒

黃庭堅養鬪鷄 崢嶸已介季氏甲更以
黃金飾兩戈雖有英心其鬪死其如紀渚
木鷄何

梅堯臣鬪雞 舟子抱鷄來雄雞待高岸
側行初取勢俯啄示元憚光鳴氣益振奮
擊心非慊勇頸毛逆張怒目背飛汗血流
何所爭死鬪欲充玩應當激猛毅豈獨專

晨旦勝酒人自私粒食誰爾喚縶懷彼興
魏傍睨當衰漢徒然驅國衆曾靡救時難
群雄自苦戰九鈎邀平亂寶玉歸大姦干
戈託奇筭從來小資大聊用一長嘆

王珪宮詞 寒食清明小殿傍綵樓雙夾
鬪鷄場內人對御分明看先賭紅羅十檐
牀

李覲盱江集咏雞 嗟爾羽蟲類昂然冠

距麤徒爲識昏曉猶未免庖厨年少苦令
鬪主人頻見呼寧思避弋者天外去鴻孤
屠隆由拳集鬪鷄 東郊春日曉擾擾鬪
鷄人百戰圍仍合千場賭未貧長鳴動紫
陌奮距蹙紅塵遮莫論金芥雌雄未足陳
徐渭綠罽綵鷄 有人持縑兩束黃云欲
換藥爛人腸山中老翁一槐子聞之不語
股粟豎人命豈止千黃金一七入口言者

暗卻買綠罽付其手充爲野葛甘其心此
夫持向讐家飯朝食暮食腸不爛半年始
覺毒無功一掬不知翁所換人來問翁翁
說與其人低頭淚交雨魑魅陰崖白日光
冰霜枝上春風縷春風縷白日光能令殺
人劒韜匣戢其鋒翁子邈然豈望報由來
福善天之道籠雛一隻小於拳鬪場翻作
翻波叫翻波叫不足奇雙翰一日五采衣

高冠雉尾聳一丈紫光紅焰青天輝五洩
山頭飛瀑布帶長遙拂長練素一百年來
真鳳凰此雞一躍上天路還付郎君隱玄
霧至今人流聲芳綠磬德采鷄祥

非磊落氏贊曰

有勃公子 寡人之雄 峙棲桀立
索敵不逢 引望如木 反走如風
何來賈兒 號神雞童 無乃健化

與鷄意通 人禽未分 吾思鴻蒙

蟲天志卷之一終

蟲天志卷之二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譔

鬪鵝

原始

爾雅曰舒鴈鵝註云禮記日出如舒鴈今

江東呼鳴加 鳴音

禽經曰鵝臚月註云伏月卯則向月取其
氣助卵也

禽獸錄曰鵝性頑而傲迫之而愈前抑之而愈印

格物總論曰鵝有蒼白二色綠眼黃喙紅掌善鬪好啖蛇多溪毒處養此以辟之或者又云鵝不食生蟲今本艸言鵝子亦噉蚯蚓輩可知已

物類相感志曰喜日鵝漢武帝得之於御池苑中其鵝至日出時則自啣翅而舞一

名舞鵝

叙事

世說新語曰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廼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旣曉家人感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唐書田令孜傳曰僖宗卽位擢令孜左神

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
東軍西軍帝冲駭喜鬪鵝走馬數幸六王
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
非磊落氏贊曰

綠水清淵 曲項向天 旣頑旣傲
迫而愈前 亦白其羽 紅掌堪憐
顰顰賈勇 什伯萬錢 南郡欄下
興慶池邊 曷若山陰 換得如椽

鬪鴨

原始

禽經曰水鷺澤則群擾則逐註曰鷺埜鴨
也飛止大澤之中群處旣參擾之惡其族
類而相逼逐也

又曰鴨以怒睨

王楙野客叢談曰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
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

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
又觀施肩吾詩曰遺郟白雞呼粥粥音
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
今呼犬爲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
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叙事

吳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
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璆瑁孔雀

翡翠鬪鴨長鳴雞群臣奏曰荆揚二州貢
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
權曰管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
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
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
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
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
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

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
皆具以與之

吳志陸遜傳曰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
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
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撤之

岳陽風土記曰鴨欄磯建昌侯孫慮鬪鴨
之所陸遜嘗諫止之與白螺山相望

南史王僧達傳曰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爲

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爲
有司所糾原不問

新唐書齊王祐傳曰祐喜養鬪鴨方未及
狸齧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歿
者凡四十餘人

中吳紀聞曰陸魯望有鬪鴨極馴養一日
驛使過而挾彈斃其善鳴者魯望曰此鴨
善人言見欲上進使者奈何斃之盡以囊

金償之徐問人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

賦

蔡洪鬪鳧賦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鳥惟鬪鴨之最精稟離午之淑氣體鸞鳳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豔采之翠英冠葩綠以曜首綴素色以

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種商之肅烈從金氣以出征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李邕鬪鴨賦 東吳王孫笑傲閭門魚橫玉劒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輕棹登水閣絲管遁進獻酌交錯雲欲起而中畱塵將

飛而遂落既而酣歌徒座取物爲娛徵羽
毛之好鳥得渤澥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
而趨啜喋爭食襍褻帶雛隨綠波而澹淡
向紅藻而傲愉鳧之爲物也說類殊種遷
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鬪則仁而有
勇參差聲軋疑作軋飄疑作颯杏疑作杏續紛其
浮蔽水其旋如雲共洽波而弄吭各求足
而爲群繞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於

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
盟箴若諸侯之背約迭爲擒縱更相觸搏
或雜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卻始戮力兮
決勝終追飛兮襲弱聳謂驚鴻迴疑返鶴
逼仄兮掣裔聯翩兮踴躍忽驚迸以差池
倏浮沈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爲之無
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爲之潰濩排錦石蹴
瓊沙披羽翰簸煙霞避參差之荇菜隨齒

昔之荷花駐江妃之往棹畱海客之歸槎
而乃擁津塞浦辨觀如堵空里鄺司厲天
蛙黽今失穴龜魚今透泉專場之雞沮氣
傾市之鶴慙妍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
且千豈筆精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
之於在鬪俾聞義而忘筌

詩

張說巴陵早春

同趙侍御作

江上春來早可觀

巧將春物

一作色

如餘寒水

一作水

苔共繞畱

烏石花鳥爭開鬪鴨欄佩勝芳辰日漸暖
然燈美夜月初團意隨北鴈雲飛去直待
南州蕙艸殘

高啟集鬪鴨篇

春波漾群鳧戲鬪每堪

翫宛轉迴翠吭襜褕振文翰聲兼江雨喧
影逐浦雲亂唼喋隊初交紛披勢將散持
敵忽同沈呼儔更相喚時陳水檻側或聚

湖亭畔長鳴若賈勇遠奮如追竄荷葉觸
俱翻菱絲胃齊斷魚駭沒中流鷗驚起前
岸心踰隴雉驕氣壓場雞悍海客朝自驅
溪娃晚猶看稍欲礙行舟渾忘避流彈苦
爭應爲食幸勝非因筭微鳥昧全軀臨川
獨成嘆

方應選衆甫集過白蓮寺尋陸龜蒙放鴨
池時芍藥盛開 寂寂邨墟一徑斜偶然

扶屐到僧家白蓮清淨畱珠蕊紅藥葳蕤
上碧紗古壁苔深封繡佛枯藤鼠鬪落空
花總輸居士池頭鴨日伴妖狐狎晚沙

詞

馮延巳春閨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接紅杏藥 鬪
鴨欄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
不至舉頭聞鵲喜

非磊落氏贊曰

有鴨有鴨 生與水狎 奮擊逞雄

紛披合法 挾子襜褕 攘粒啜

怒睨孔威 剛性不乏 惟爾水戰

颯雪吸呷 揚列橋邊 白螺山峽

鬪鷓鴣

原始

爾雅曰鷓鴣其雄鷓牝痺注鷓鴣屬

痺音脾

疏卽上云鴛鴦母田鼠所化者

又云鷓子鴛鴦子鷓注別鷓鴣鷓之名

素問曰鴛卽鷓也是鷓也鷓也鴛也三名

而一物初生日羅鷓初種時名曰蚤種中

秋以後名曰白唐夏出秋藏飛則附艸迺

火類也無常昼有常匹性醇不越橫艸恐觸其喙也如遇橫草則旋行轉避亦性醇之故也

禽經曰鴛鴦野則義參則搏註曰月令曰田鼠化爲鴛闕東謂之鴛蜀隴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群飛晝則艸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鬪也

嬾真子曰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

火巳爲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爲鳥喙星爲鳥頸張爲鳥啄翼爲鳥翼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耳氏星經云

鳥之鬪竦其尾鶉之鬪竦其翼以此知之
清異錄曰鶉之爲性聞同類之聲則至
其性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
號引鶉爲長生網

太和正音譜曰名同音律不同者中呂鬪
鶉鶉越調鬪鶉鶉

東軒筆錄曰王荆公糾察刑役駁開封府
斷爭鶉鶉公事而韓魏公以開封爲直

叙事

爾雅翼曰鶉性雖諄然特好鬪今人以平
底綿囊養之懷袖間樂觀其鬪大率食粟
者不過再鬪食稭者尤耿介一鬪而已物
之小而健無若此者

詩

祝允明鶉鶉 利口如錐豈利身名題越
調耳常新莫教輕與人將去又遣金陵枉

殺人

非磊落氏贊曰

朱鳥南方 化爲白唐 有翼無尾

鶴之疆疆 名懸越調 身幽錦囊

在埜何義 今爭糗糧 長生網口

曷不審將 出入懷袖 養如鳳凰

鬪鷓鴣

原始

崔豹古今注曰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桂海虞衡志曰鷓鴣大如竹鷄而差長頭如鶉身文亦然惟臆前白點正圓如珠清賞錄曰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

宋永亨異聞錄曰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

叙事

夢溪筆譚曰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

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詩

李太白山鷓鴣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
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鴈婿欲啣我向
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
欺紫塞嚴霜如劒戟蒼梧故巢難背違我
心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

白居易山鷓鴣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

啼啼時白露風淒淒黃茅岡頭秋日晚苦
竹嶺下寒月低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
枝何不棲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
暗入夢鄉僂客展轉臥抱兒寡婦彷徨立
山鷓鴣爾本北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群何
苦聲聲啼到曉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
慣聞如不聞

李群玉山鷓鴣 落葉蒼茫蘼艸明鷓鴣

啼處遠人行正穿屈曲崎嶇路更聽鈞鞞
磔格聲曾泊桂江深岸雨亦於松嶺阻歸
程此時爲爾腸千斷乞放今宵白髮生
韋莊山鷓鴣 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
雙傍馬飛孤竹廟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吊
殘暉秦人只解歌爲曲越女空能畫作衣
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

黃庭堅戲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

二首

李唯妻一女垂老病足養鷓鴣以樂餘年

山鷓之弟

竹鷓兄乍入雕籠便不驚此鳥為公行不

得報晴報雨總同聲 真人夢出大槐官

萬里蒼梧一洗空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

當是鼻亭公

鄭谷山鷓鴣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

是近山雞雨昏青艸湖邊過花落黃陵廟

裏啼游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

相呼相應湘江濶苦竹叢深春日西

楊廷秀山鷓鴣 山行三日厭泥行幸自

今朝得一晴又聽數聲泥滑滑情知浪語

也心驚

非磊落氏贊曰

山雌之弟 竹鷓之哥 鈞輶格磔

鷓鴣可羅 時平夜飛 覆葉在背

泥滑泥滑 客心欲碎 攫食爭雄

出山入籠 爲行不得 憂心忡忡

鬪百舌

原始

月令注曰變易其聲傲百鳥之鳴

朝野僉載曰百舌春嚙夏止惟食蚯蚓正
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
物之相感也

叙事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曰百舌鳥出中蜀山

谷間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云翠碧鳥
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
無聲者往往亦矜鬪至死不解然捕者告
罕故惜之不使極其擊云

贊

宋祁贊曰綠衣紺尾一啼百轉可樊而畜
爲世嘉玩

非磊落氏贊曰

惟此百舌	非彼百舌	翠碧軒軒
羽衣超傑	亦賣其音	百戰不折
中蜀產之	鳥類稱絕	載於畧記
與荏雀埒	蒼毛尖嘴	難乎爲列

鬪雀雀

叙事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雀雀曰每歲雀且熟是則群至食其實性好鬪人捕之哀錢使决勝負間里嘈觀至一雀直數千錢官司惡民贅聚每下符禁叱之

贊

宋祁贊曰緇綠厠采喜雀克膻奮頸陪顯

矜健於味里人哀貲以佐其鬪

非磊落氏贊曰

益州風物 荏熟雀來 荏多致醉

自罹羅災 矜鬪不止 厥亦忤哉

爲世所玩 姿也實才 一掬百萬

借以爲媒 子京標贊 名走埏垓

鬪黃頭

原始

嘉定志曰黃頭善鬪

叙事

李昌齡樂善錄曰張道甫好養鴿鷄及青
師姑以其鬪而不勝則怒拆其足 又有
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鬪而不勝亦復如
張怒折其足

又曰夫養弄之人若積其生平所殺之數
已自不可勝紀况捕之與販之者其所殺
可勝言哉

賦

徐文長十白賦曰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
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扶猛
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杯土於一
覆

詩

徐文長集題風鳶圖 新生犢子鼻如油
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鳶事歇又搓
彈子打黃頭

非磊落氏贊曰

艸有白頭 鳥有白頭 白頭罔鬪

盛氣黃頭 金籠翠幄 雙眼如油

味類矢觸 錚錚不休 時乎失勢

鐵足奮鉤

世有懦夫

視爾良羞

鬪畫眉

原始

李夢陽貢禽賦曰駭人哉則畫眉秦吉了
山鷓五色鸚鵡番鷄孔雀綠鳩火鳩白鷓
紅鳩

陶望齡歇菴集曰過日鑄嶺稀見餘鳥惟
聞畫眉而已山人言此鳥各占一山頭其
侶過之必苦鬪自來無共棲者予異其質

似嫵媚而志甚貞果

周暉金陵瑣事曰畫眉鳥一友人名之曰京兆鳥乃取張敞故事

叙事

夷堅志曰黔縣黃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其室收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一禽頗馴黠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踢雕籠中

嗚呼不輒聞者以爲遭猫搏噬起視之盜望見驚懼急走出遺其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矣

賦

唐汝詢編蓬集鬪畫眉賦 茂樹之陰重
岩之曲土鬱雄風僊禽是育眉擬畫而稱
奇氣極豪而善摘絕巧婦之毀芳鄙嘉賓
之穿屋音雜鷓而催花鬪齊雞而成木若

乃陽和起，負蝦肥青林。如繡綠墊揚，菲舌以調而巧。唳翮始健而驕，飛歷昆明以求啄。懋鄭圃而振衣，於是虞人獵客張羅。設機食餌，偶下觸絲。安歸低着，就桎歛翅。損威處鏤金之斂，檻懸結綺之軒扉。遐心莫轉，拗怒詎息。嘯儔侶而思闕，隔牖戶而矯翼。羽數刷而上，指距將逞而下。激象魚貫，以布陣訪蛇形。而抗敵兵一鳴而驟交戰。

九接而未克進，若塞旗遑未敗跡。乘利長驅，追奔逐北。卻旣再而更前，鎩已甚而猶飭。縱兩雄之莫竝，庶一志之不易。嗟爾微禽，綠衣翩翩。畜之孔馴，依之可憐。何快心於一勝，遂見玩於四筵。雖人情之好異，亦物性之固然。恐翰音之擅技，續陳思以成篇。

詩

歐陽修畫眉鳥 百轉千聲隨意移
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
不及林間自在啼

解縉畫眉鳥 醜酒修眉最好音
日長看畫稱閑心來禽果熟頻啼處
遙憶東風轉上林

王世貞弇州稿畫眉 驕飛初傍上林春
百舌黃鸝鬪巧頻白雪似侵風裏調
青山

仍隱畫中顰爭誇京兆雙鸞嫵別
取成都十樣新豪興未除吾計得平
陽歌舞不須人

陶望齡日鑄嶺聞畫眉 屯雲飛不去
百羽何由住畫眉豈凡禽獨叫山頭
樹一山占一鳥餘鳥不得覩賈勇日
求敵似恐奪其處煙霞剖同域疆土
成異據遠黛媚纖妍嚶鳴寫深悰畱
侯氣雄特姣好疑婦女

羨爾嫵媚姿猛志紛難禦豈同尹與刑專
房巧忌妬將如巢共許牽犢遠辭汗田仲
離母兄避地井堅瓠謝諛絕儔黨風月纔
到戶考槃獨寐笑孤竹鄉人惡有目視霄
漢肯爲俗物顧有耳貯清虛每怕人聲遇
此鳥是其鬼孤貞亦遺麴爾爲高道物予
少人間務逝將從爾居畫眉慎勿怒

非磊落氏贊曰

媚哉春管	脩矣春山	十樣不數
萬籟等閑	獨叫獨跳	一鳥一山
罵如詛楚	奮似入關	寧爲俊健
不作怯頑	麻姑爪曲	京兆眉彎

蟲天志卷之二 終

蟲天志卷之三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譔

鬪橐駝

原始

爾雅翼曰駝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
蒼褐凡欲舂載輒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
量終不起

明皇雜錄曰交趾進龍腦香波斯言老龍

腦妃私發明馳使持三枚遺安祿山

又曰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
一萬二千里居人滿埜桑麻如織哥舒翰
鎮清海路遠遣使常乘白駱馳奏事日馳
五百里

冀越集曰馳涉沙漠雖歷季餘能記其所
涉之途大元後宮有喪葬沙漠不封不樹
以萬馬平其地春艸生雖守衛者莫知原

葬時例殺一馳駒登墓馳母叫號不已下
季墓祭乘馳往彼直至其所兼地高少水
馳以前足蹙沙長號掘之卽有泉出獸之
稟性各有能也

陳繼儒書蕉曰木蘭詞願借明馳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或改明作鳴謬也按馳臥腹
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馳唐
制驛有馳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

叙事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
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于龍祠走馬
鬪橐駝以爲樂事

白孔六帖曰西域龜茲歲朔鬪橐駝七日
觀勝負以下歲盈虛

非磊落氏贊曰

橐駝性羞 乃易相讐 龜茲觀鬪

以下歲收 微智若馬 盛氣若牛

龍祠歲朔 忿不自由 泉因意測

鞍以肉柔 奇畜呼圓 負載如舟

鬪羊

原始

黃省曾獸經曰獬羊善鬪爾雅曰獬如羊
郭璞注曰獬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橈出西
方晉呂忱字林曰野羊有角者也宋陸佃
埤雅曰善鬪至死廣志曰獬羊角重於肉
鷄林子曰凡新羊入群爲羣羊所觸不相
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羊義獸也見猛虎

不避羣羊爭死乃觸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
白孔六帖曰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強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叙事

唐書張說傳曰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

說策其且敗因上雋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

表

張說進鬪羊表曰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鷄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生越雋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勇士於四方鳥無遁材獸不藏伎如蒙効奇

靈囿角力天塲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
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鷲狠
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
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鬪不解立
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
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垣謹詣
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非磊落氏贊曰

來乃來乃 主簿鬪采 蓄情剛決
歿而無悔 靈囿爭奇 天塲奏凱
皓鬚觸斷 素衣血改 合群不輕
遇虎不餒 多士鶡冠 感之勇倍

鬪牛

原始

說文曰天地之數起於牽牛

述異記曰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異物志曰九真犴牛乃生谿上狸時時怒

共鬪卽海沸湧或出鬪岸上家牛皆怖人

或遮捕卽霹靂號曰神牛

酉陽雜俎曰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

水牛每上岸鬪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叙事

酉陽雜俎曰龜茲國元日鬪牛馬駝爲戲
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宋祈辛讜傳曰讜之少耕于埜有牛鬪歟
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
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

東坡志林曰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

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
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
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
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
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晉史言王逸少性愛
鶩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
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鬪之類此有

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

詩

曹植咏灰牛詩

奉詔咏兩牛鬪於墻間一牛不勝墜井死不得道牛

及鬪死墻井等字限走馬五十步題四十言

兩畜齊道行頭上

戴橫角行至凶土頭崂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畜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

洩

非磊落氏贊曰

六角九真

霹靂有神

菩薩黃鞞

丞相瘠身

龜茲元日

盛氣欲伸

如灼田火

似逢甯嗔

兒書既亂

栢笛難陳

拔山動地

唐突駭人

鬪刺蝟

原始

爾雅曰彙毛刺邢昺疏曰彙卽蝟也其毛如鍼埤雅曰蝟狀似鼠性極獯鈍物小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見鶴便仰腹受啄其矢輒爛淮南子曰鶴矢中蝟此理之不可推也是謂鈍而斃

蝟狀如鼠而大棘端分兩岐者曰蝟如棘

針者曰蝮性極畏鵠能制虎其胆耳
續博物志曰蝟能跳入虎耳中

叙事

李綽尚書故實曰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
觀戲場者詢之乃云二刺蝟對打既合節
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
亦云曾見

非磊落氏贊曰

蝟形似鼠	蝟毛似鍼	曷不制虎
其爲鵠擒	物或小犯	柴棘林林
同類對打	莫肯相下	觀者如牆
笑言啞啞	反蝟之皮	以狀豪者

鬪蟋蟀

原始

爾雅曰翰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
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樗
雞

方言曰虻孫

爾雅翼曰蟋蟀有生埜中及生人家者好
吟於土石輒甕之下尤好鬪勝輒矜鳴其

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

王達蠡海集曰蟬近陽依於木以陰而爲聲蟬則腹板鳴蚤近陰依於土以陽而爲聲蚤則背翅鳴蟬陽性和此息而彼作蚤陰性妬相遇必爭鬪

叙事

開天遺事曰蟋蟀每至秋時官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宋史曰賈似道日坐葛領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

賈似道促織歌曰新蟲調理要相當殘暑盆窩須近涼漸到穉深畏風冷不宜頻浴

恐防傷養時益確須寬濶下食依時要審
詳水食調勻蛩必旺看時切莫對陽光水
時併盡方堪鬪不可傷饑患飽忙盆內土
須蚯蚓糞相宜蓋爲按陰陽如此宿蟲無
妬色仍將宿水換新漿假如艸葉供蟲嚙
齒軟仍知牙更僵過籠窩確安排固行動
提攜總不妨酒後切忌將來看壯氣冲傷
走跳狂誤放橘橙克食物食之蟲腹反爲

殃安頓必須清淨處油煙熏損不剛強過
期未鬪頻頻看仍復收拾用意藏倘或打
食口齒謾必須醫損按前方不察強弱當
場鬪必是遭輸笑不良蓋盆謹慎休畱隙
免使奔逃意下慌看取調養依斯譜蟲體
無傷齒更剛堪憐一種清幽物歲歲三秋
聲韻長

袁宏道瓶花齋集曰京師人至七八月家

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埜見健夫小兒群聚艸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齶以爲樂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畧謂蟲生於艸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艸瘠土磚石溪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

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腳腿長身背潤者爲上頭尖項緊腳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箠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脊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

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脜
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麈用鱖魚茭肉
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
醫治之法嚼牙嚙帶血蚊蟲內焚用荳芽
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
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
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
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蟣虱蠨蠸吾知其

情狀與人不殊矣

王穉登虎苑曰吳俗好鬪蟋蟀用黃金花
馬爲注里人張生爲之屢負禱于玄壇玄
壇張所素奉夜夢神云遣吾虎助爾在北
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甚大每鬪
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歿

陳繼儒妮古錄曰宣廟嘗鑄器及蟋蟀澄
泥盆最爲精絕兩宮火藏金流入銅中鎔

而爲鑪故後世僞造者迥不能及

潘之恒巨史曰今燕都上元食黃瓜賞牡丹鬪蟋蟀皆取諸地壙中火灸真足奪造化之權然其本必壞物亦早斃

周暉金陵瑣事曰促織獨金陵者鬪謂之秋興鬪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兩家方賭傍猜者甚多此其大畧也馬南溟有鬪促織賦

王臨亨粵劍編曰廣城多砌蠓殼爲墻垣園亭間用之亦頗雅 蟋蟀三月間已滿砌長鳴矣廣城人至六七月間亦多取以鬪戲賭金錢

促織經曰先比頭次比腿再比渾身無後悔 顏色兩停方可相合 鬪經三二十口者可歇六七日 百口贏者不爲奇一口贏者勝百口用力反倍尤當調息 有

鬪口者有鬪間者鬪間者改爲鬪口必來
蟲之弱鬪口者改爲鬪間必來蟲之狠

救

弇州史料宣德正德二狎救 救蘇州府
知府况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
今他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
已救他末後運自要一千箇救至爾可協
同他幹辦不要誤了故救 宣德九年七月

賦

王叔齋籟紀蟋蟀賦 虛白月於秋除兮

避零露于宵徑旣升堂以入室兮復同聲
而相應此云息而彼興兮寐欲成而還聽
歎杼柚之多空兮雖懶婦其何病

馬玉麟靜觀堂稿蟋蟀賦 惟蜻蛉之微

眇含秋氣之淑清豈比鱗而並介恒迎陽
而隨陰色黝黑而光澤才毅武以僿輕伏

幽砌之闐闐吸湛露之泠泠雜鳴雞之晨
警幾哀蟬之夕吟响嘒嘒之未已噫啾啾
之益深其始聽也凜淒切其如訴其既進
也厲激噉其若轟驚閨婦之殘夢傷旅客
之游魂亦有豪俠王孫貴介公子厭禽荒
之已疲思蟲戲之可喜戒童僕以蒐獮獲
瑰偉于叢壘沐以華池之泉食以百花之
藥傳金籠以栖形依瑤室而振宇于是駕

集賓朋稠載金帛較強弱于一鬪視勝負
以爲獲爾乃設艸挑戰開籠縱敵爭攫躍
以奔趨共趨捷而躡躡聲砰嗑以振庭足
騰驤而陷石或鼓怒以憑凌或縮恧而辟
易此何異于勇士之揚拳而壯夫之交戟
也葺爾小蟲升乎艸莽乍相值之何心惟
矜力以突攘壯睨視之斷斷肆躑躞之搶
搶奮猛志以橫行飽老拳而必往旣無惜

于折肱亦何憂于血頰蛙怒目以向蛇螳
掉臂而傷鞅鴟捐驅而騁奇雞角距而爭
長宛取類于蝸枝庶性情之髣髴歟相玩
以娛情曾無取于上賞亂曰日月逾邁嗟
歲暮兮蟋蟀在埜忽在戶兮露飲無求既
清貞兮逞志一鬪何好勝兮矯矯君子尚
介果兮

詩

馬玉麟蟋蟀詩 唧唧復唧唧秋來不斷
鳴小兒休掘取我愛助書聲

詞

促織經題促織二首 玉繩低轉過南樓
人在冰壺夜色幽湛湛露華涼似洗啾啾
蛩韻巧如謳絮叨高下恣情訴斷續悠揚
不肯休叫徹五更尋隱處自封門戶共雌

儔

玉確金籠喂養頻王孫珍愛日相親爭雄
肯負東君意決勝寧辭一芥身鼓翼有聲
如唱凱洗鉗重搦似生嗔大哉天地生群
物羨爾區區志不倫

促織經拜星月慢 海燕東歸金風西起
湛湛濃露於澌蟋蟀秋興識畋壁荒苑笑
相尋須將玉罐金籠拚謾聽清音轉赤黃
蟬殼總平生稀見 畫堂中曲養情何厭

性款爽好把情波泛展轉輕盈迨健奮鷹
揚對敵無雙戰經百場誰聞敗北嘆怎奈
他三秋氣老英雄事方斷

濟顛和尚瘞促織鷓鴣天 促織兒王彥
章一根鬚短一根長只因全勝三十六人
總呼爲王鐵鎗休煩惱莫悲傷世間萬物
有無常昨宵忽值嚴霜降好似南柯夢一
場

非磊落氏贊曰

蟋蟀蟋蟀 依牀入室 哀吟動人

不寒而栗 矜鬪怒倚 其命莫必

儼爾介冑 師出以律 風清氣揚

霜降鳧失 勞苦功高 蟬蛻獨逸

鬪蠅虎

原始

崔豹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

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作豹子

叙事

酉陽雜俎曰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

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

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

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會所屈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

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于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杜陽雜編曰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于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

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彫踏牀高
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
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
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
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
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
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爲
我作之志和遂于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

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
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
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
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
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
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步之內
如鷄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加其小有可觀
卽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

他人不逾季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詩

韓愈城南聯句 得雋蠅虎健相殘雀豹

趙

陳師道蠅虎 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

生得稱虎匿形注目搖兩股卒然一擊勢

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

卻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非磊落氏贊曰

凡物搏生 厥名曰虎 鳩鳥魚虎

守宮蠍虎 土附蝦虎 鳩鷄蘆虎

號虎何知 善鬪孔武 魚麗鶴列

一聽於鼓 曷以犒之 蠅頭如雨

鬪蟻

原始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下也

范朴子曰蟻有兼弱之知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埤雅曰蟻有君臣之義故字从義喜群鬪

鬪輒酣戰不解有行五隊列元徽之曰巴
蟻衆而善敵

齊丘子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官與衆
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
蓄之一蟲之內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
戮之

酉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爲
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

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
式兒戲嘗以棘刺標蠅寘其來路此蟻
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
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
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
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元和中假
屋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
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背銳足高走最

輕迅每生致螻及小魚一日入穴輒壞埋

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徒屨數處更不復見

此 山人程宗文文一日云程執恭在易定

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夷堅志曰淳熙元年浙江石岸頽圯數百

丈壞居民甚多詔殿前軼轉運司臨安府

修築工役迫急畚甿不停朝暮殿司偏校

湯公輔取土於樞馬嶺正搬運之際土忽

陷其下正空有蟻穴焉廣幾半畝衆蟻數

斛皆赤腰與常異一最大者可數寸中間

宮室樓閣花木池臺行列可愛又有小橋

長二三尺兩旁細艸蔚然公輔取數亭獻

于轉運司判官呂摺細視之皆疊土搏成

其椽瓦牕牖如斲削然即命掩覆之而徙

工徒於他處亭至今藏呂家乃知唐人記

南柯太守事雖爲寓言亦固有之也

叙事

孟元老夢華錄曰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
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
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
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
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抃人倒喫冷淘
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
吐五色水旋澆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櫛櫛

兒雜劇温大頭小曹嵇琴党千簫管孫四
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
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
蟲蟻楊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
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

袁達德禽蟲述曰蟻可使戰食教之也
田汝成西湖志餘曰余近見杭州禽戲有
曰螞蟻角歪者其麤練細蟻黃黑二種各

有大者爲之將領插旗爲號一鼓對壘再
鼓交戰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

袁宏道瓶花齋集曰嘗過西山見兒童取
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咬至死
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
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卽
不能行旣憤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
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

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詩

鄭內翰詩 嘗聞蠻觸氏殺人血漂杵不
知爾何事勇鬪劇虓虎世言螳之戰日中
當大雨苟能驗天時殺身亦何補

非磊落氏贊曰

玄駒善格 樓高三尺 有君有臣

侯亞侯伯 兼弱紛馳 會同有驛

致蠖及魚 聿返其宅 教之匪難
饗於脂澤 日中戰勝 厥勲可策

鬪鼃

原始

詩曰蠪蛸在戶

爾雅曰蠪蛸長跖註小鼃鼃長腳者俗呼
爲喜子陸機疏云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
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
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

陶隱居曰鼃鼃類數十種爾雅止載七八

種

叙事

袁宏道餅花齋集曰鬪蛛之法古未聞有
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
每春和時覓小鼈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
之牕間較勝負爲樂鼈多在壁陰及案板
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
卽終身不能鬪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

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
鼈子未出者粘牕間紙上雌鼈見之認爲
己子愛護甚至見他鼈來以爲奪己極力
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己出子者不宜用登
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
怒爪獰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
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
數交卽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

捉之時卽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
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鰲者爲上灰者爲次
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
黑張經夜叉頭喜孃小鐵嘴各因其形似
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
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
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卽知之然學
業亦因之廢

非磊落氏贊曰

喜母社公	角勝爭雄	護兒極力
禦侮奮躬	怒爪猙猙	憂心忡忡
亦抽厥絲	縛敵獻功	絡幕艸上
布網地中	鬪因夢子	慈母念通

鬪魚

原始

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
之丙

禮記曰魚去乙

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濡葛

杜光庭錄異記曰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

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兔相鬪鬚鬣挂山
半山爲之摧折

叙事

張世南游宦紀聞曰三山溪中產小魚班
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爲博戲
簪有鬪禽未見有鬪魚亦可觀也聞永嘉
亦有之

宋濂潛溪集云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

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鬚鬣具五采

兩頤有小點如黛

閩人呼爲花魚

性矯悍善鬪人

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
及蚊伺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
大缶合之各揚鬚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
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
泠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
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

其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
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必有爭
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冥頑
不靈而至於此歟哀哉然予所哀者豈獨
魚也歟

潘之恒曰史曰寒山趙凡夫語予閩人有
贈渠鬪魚六尾者質玄而文班然時當秋
後不鬪尋且斃矣蟋蟀善鬪亦以時鳴物

固不能違時信哉

又曰史曰閩人洪仲韋林敬甫陳臯父乙
巳夏過余庚阜從吏閩游言閩中此時攜
變童坐榕樹下啖荔支觀鬪魚足以忘暑
余笑曰魚果以夏鬪耶三君曰然惟夏鼓
氣秋則靡矣其勁而驍者張鬚掉尾一擊
或令抉目潰腹而歿異哉時汪二魯在座
應之曰金陵春月有可敵此者余曰如何

二魯曰攜妖妓坐新柳下啜茶聽黃鳥
嚶鳴余笑曰宜仲韋之不歸也

賦

費元祿甲秀園集鬪魚賦序曰閩中之產
有文魚焉五色可愛其性寔善鬪仲夏日
長育之盆沼作九州朱公製亭午風清每
以講習之餘開關會戰魚麗陳雲波湧激
日頗快寓目焉遂樂而賦之其辭曰酌璣

衡之南陸閱鶉火之載臨相物華以繇苞
涉青林以繁陰竚風軒而結想對池沼之
浮沈何水族之熠艷負江湖之遠心若乃
廣儲亭午絺葛體輕琴書乍罷櫛沐屢更
巡楹馮沼於勃有聲形抱奇於丹乙色徵
耀於長庚冠蹙浪而濯錦目吐璣而垂英
守純氣而候飽咽元神而納清縱細鱗之
綺靡露頭角之崢嶸運容多姿搖曳生態

曝腮若霞鼓鬣若靄蕩若朝雲煦若紅沫
爍若鬱金灼若袞背叱結綠之迎流驚渥
丹之逐隊爛爛兮旭日初曦粼粼兮翠微
迎靄精參差以相射意長逞而旁睠揭驕
欲起凌勁欲趨鬱有餘怒厭有餘拘橫絕
迅出陪鰓翰敷紛其布瑟縱橫踟躕於是
睨變態審勁懦濯素手通四隅揚翹出塞
焱迅極殊衆金作埒比目前驅且遠且近

疑囁疑嚅四觸鬚而皆騰少掀身而欲上
蹇踉蹌以長跳節疎紆以充爽條吸唇以
迸流忽決背而盤漭已連躍而急投更呈
尾而過顙喬桀雄心擅場挾兩破隊度河
絕倫自賞或旣離而復合或蹙息而寓威
或反顧而颺舉或遮道而突圍或釋恨而
竝逝或潛身而藏輝參必拊背夾必扼吭
勇雖自標敵則能量鬪非常期勝有餘讓

杳驚電之掣目爛殘虹之落嶂靜若鈎月
之澹癯舒若寸錦之在榜退若形隱而泝
深進若波紋而蘿長畏凌風之悽霏娛映
日之若朗狀文人之襄藻伴俠徒之豪爽
匹少年之精英擬劍客之神王若乃濬哲
文明之性沈雄破浪之才邁從龍之好甘
點額之哀就喑噪之淤羈盆沼之隈雖彬
彬兮君子準圉圉兮無媒豈河漢之縱鱗

任舒卷之自在想南溟之巨魚狎天地之
多忝苟變化之豈至亦岳霧之鰲戴遜六
月於一息撫微軀以自愛襄芹翫之多慚
許處危之不殆恃惠子之知我倏波臣於
善貸牽鮒轍之旣離庶雲雷之有待喻洪
淪於天津長相忘於湖海

詩

沈弘正枕中艸咏鬪魚 數魚來三山孤

客擔千里合貯傾閩泉分畜瀉吳水妍顛
黛不如絢背錦難擬獨伏恣浮沈竝泗競
彼此妬腸暗相糾悍目赤對眦甲翅各開
張首尾互進止揚鬣旗插波噴沫珠落几
雙穿浪裏梭單射潮頭矢口銳類銜枚鬻
傷等缺鎡鱗與鱗相摹頰與頰共掎突出
若驕兒佯奔似下子黠額破有痕頰尾勞
不已憑藻暫結營擊汰俄散壘盤旋欲回

瀾撥刺思挽畧同波誰請臣無山豈呼癸
悠然乍沈戈於物忽漾綺龍劍魚腸名象
弭魚服比魚樂惠子知魚麗孫子喜微細
匹妾魚激昂效牡鯉鼓氣不免爭失水安
足恃盆盎角懦強升斗較奇詭不知南溟
寬相忘何涯涘

非磊落氏贊曰

北溟有鯤 擊水天池 鬪而山折

亦其類與 茫茫造物 乃有波斯

吾觀鬪鳥 不若鬪魚 鳥也野戰

水陣整齊 揚鬣撥尾 進止合離

蟲天志卷之三 終

蟲天志卷之四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撰

舞鶴

原始

相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
七金數九故十六季小變六十年大變千
六百季形定而色白

又曰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季學舞復七年

應節

又曰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視遠
隆臯短喙則少瞑雉頰髀耳則知時長頸
竦身則能鳴鴻翅鴿膺則體輕鳳翼雀尾
則善飛龜背鼈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
舞高脰麤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
相鶴訣曰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
魚稻蓄以籠飼以熟之食則塵濁而乏精

采

又曰欲教以舞候其餒寘食於濶遠處拊
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拊掌
而必起

雲嶠類要曰鶴胎生者形體堅小惟食稻
梁雖甚馴熟久須飛去鶴合而卵生其體
大食魚蝦啄蛇鼠不能去耳

續博物志曰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

頰而鳴飾翼而舞今世有馴養之鶴聞歌
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

叙事

穆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麋于林中
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注曰今之畜
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

杜氏通典雜舞曰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
傳亦有之宋鮑照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

而有非樂府所統

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
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
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
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
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
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
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

之

世說曰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
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旣見坐之獨
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
之爲羊公鶴管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
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
之

方輿記曰晉羊祐鎮荊州江陵澤中多有

鶴常取之教舞以娛賓客因名鶴澤

天中記曰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林堂新
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
哀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
墮淚時有埜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卽哀
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
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

書

鈕滔母孫氏瓊與從弟孝徵書曰省爾譏
我以養鵠鵠鶴古同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
言惑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
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出乎失所
若乃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
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
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
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

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
乎

賦

西京雜記路喬如鶴賦 白鳥朱冠鼓翼

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猗猗宛修
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
忽池籟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
未安故知野禽墊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

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
檻而爲歡

鮑昭舞鶴賦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
僊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
壺而翻翰望崑閩而揚音而日域以廻鶩
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旣遠積靈祀而
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引員
沉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媵疊霜毛而弄影

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
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
岑寂歸人震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
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季涼沙
振野箕風動天巖巖苦霧皎皎悲泉冰塞
長河雪滿群山旣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
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
鴻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熒灼

吸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
鳳踏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
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
逸翮後塵翺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
慙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矇分形
長揚綏鶩竝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烟交霧凝若無毛質

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旣散蒐而盪目迷不
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
仰天屈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
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兩停丸劍雙止
雖邴鄆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
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
悲於萬里

詩

齊高帝群鶴詠 八風儻遙翮九野弄清
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梁簡文帝賦得舞鶴 來自芝田遠飛度

武溪深振迅依吳市差池逐晉棊奇一作寄

聲傳迴澗動翅拂花林欲知情外物伊洛

有清潯

陰鏗詠鶴 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

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

計軍詠鶴 碧天飛舞下晴莎金闕瑤池

絕網羅巖響數聲風滿樹岸移孤影雪凌

波緱山去遠雲霄迥遼海歸遲歲月多雙

翅展開千萬里祇應棲隱戀喬柯

白居易鶴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

謂爾能舞不如閒立時

儲光羲池邊鶴 舞鶴傍池邊水清毛羽

鮮立如依岸雪飛似向池泉江海雖言曠

無如君子前

歐陽修鶴聯句

范仲淹
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

此千年禽

范

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

歐

頡頏紫霄垠飄飄滄浪潄

歐

岳湛有僊姿

鈞韶無俗音

范

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

歐

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

滕

騰漢雪千

丈點溪霜半尋

范

織喙礪青修修頸雕碧

琳

歐

巖棲千溪樹澤飲卑朱泠

滕

鸞皇自

墳篋燕雀徒商參

范

獨趨聳瓊枝群舞傾

瑤林

歐

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

滕

靜嫌

鸚鵡言莫笑鴛鴦淫

范

金清冷澄澈玉格

寒蕭森

歐

潔白不我恃腥羶非所任

滕

稻

梁不得已蟣蝨胡為侵

范

天池憶鵬遊雲

羅傷鳳沈

滕

風流超縞

一作起續

素雅淡絕規

箴

歐

相將長道情偶見銷煩襟

范

西漢惜

馮唐華皓欲投簪

歐

南朝仰衛玠清羸疑

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群良足欽范介如

廉退士驚秋猶在陰范幾謂鷹隼勢羈鞬

俄見臨歐還嗤鳧鷖貪弋繳終就擒歐乘

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遙影冥

冥越煙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疑出一一作

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

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曾鞏舞鶴 蓬瀛歸未得偃翼清谿陰忽

聞瑤琴奏遂舞玉山岑舞罷復嘹唳誰知

天外心

趙孟頫來鶴亭詩序曰在杭州開元宮吾

往年遊宮中而適有鶴來因為書二字以

名亭 客遊真館日鶴來玄圃時援筆二

大字欣然千載期長鳴松月照屢舞竹風

吹天路何寥廓吾與爾同之

皇明風雅袁華放鶴亭 一鶴寥寥度碧

空朝辭華表暮遼東託身每寓雲林外啄
食時鳴艸澤中毛骨久知神所化壽齡還
與世相終曾覩夜舞瑤臺月兩翅翩翩躩八
極風

皇明風雅王俯懷仙寄上清何尊師 雲
母屏風月影孤碧雲琪樹兩三株道童慣
識釣天舞偷向堦前教鶴雛

孫一元太白山人稿贈鶴并引殷近夫養

二鶴每予至輒相對舞凌而作詩贈之

爲愛使君雙舞鶴杖藜相過水雲鄉入門
瘦影當牕見隔樹閒行共我長碧海青天
憐昨夢朱琴瑤月鬪圓吭他年結屋羅浮
上萬樹梅花待汝翔

又失鶴 只在秋江上連宵信不通忽看
雲外影漫擬頂間紅樂府音猶是山家籠
已空此時還憶汝學舞小庭中

張羽靜居集吊鶴 鶴壽可千季傷身竟
莫全羽衣埋石室僊夢返芝田妙舞何因
見清音詎可傳山人空蕙帳夜月照孤眠
茅瓚見滄集白鶴吟應制 白鶴霜衣本
帝禽秋風翔舞碧雲深慣知紫府三山路
來締蓬壺萬里心

陸深儼山集詠鶴并引予畜二鶴於山屋
標格異凡寔華亭種云修吭高足鳳臆龜

文鳴聲清亮真僊人之騏驥也往歲爲魯
夫傷其一孤雄匹處若怨若慕益深孤潔
之趣每加眷恤日益馴擾時望見予輒鳴
舞不已若迎若導予益憐之丁亥之秋予
渡自水東爲旬月之留是鶴忽飛止寓樓
之外人共異之 翩翩一鶴下雲中正倚
高樓落日東憶得羽毛如昨夢不教心力
破長空呼童護足防秋雨看汝梳翎颺晚

風赤壁青田是何處忘機聊與海鷗同
何景明大復集孤鶴篇 我家孤鶴李侯
贈霜儀皎潔三尺高向人似矜短羽翼失
侶豈免長呼號赤霄青雲暮延佇天長路
遠飛不去日來秋塘啄苦蓼時向空墻倚
修樹憶管初在山人家雌雄和鳴閒且嘉
夜寒對舞庭中月日暮雙棲嶺上霞李侯
平生重幽德致此遠自東吳國金櫳玉檻

脫相送異種奇毛惜不得一自天涯失舊
行垂頭戢羽空徬徨朝聞橫笛音相和夕
對鳴絃影自傷荒堦雨濕多泥滓毛翮摧
頽風不起奮迅邟推一鶚先昂藏且在群
雞裏吁嗟人世是還非華表千年更一歸
蓬萊宮內青瑤樹會接文鵠比翼飛
吳國倫甌瓠洞集陳大叅玉叔以雙鶴見
遺志感 白鳥一雙天上來美人千里意

徘徊路經崑閬風雲變影息林亭燕雀猜
回盼似能思舊主刷翎終擬駕僊才雌雄
唱和蹁躑舞對爾何時可放杯

莫是龍買鶴 一庭蒼潤夜氤氳雪羽蹁
躑舞鶴群仙署定知增雅事月明清淚洗
松雲

湯顯祖玉茗堂集部中鶴 曲臺雙白鶴
日賦十餐錢良爲升合資畱滯江海季傳

呼卿出入引吭飛舞前軒墀看鶴人時與
小翩翹鳳凰猶可飼安得羽中仙

墨莊選詩范應宮題雪中舞鶴 仙禽愛
學驚鴻態試展清儀廻素瀾顧影自疑覓
欲斷掉頭忽訝羽非完玲瓏矯翅冰花亂
婉轉翻空玉佩寒舒翮凜然成獨唳臥中
高士夢應殘

鄒迪光愚公谷棄園中兩鶴見余至輒舞

似爾蹢躅質由來具舞裳
頡頏雲片落分
鼠玉塵揚未必能鴻度
還疑學鳳翔將何
消受汝棐几一爐香

張汝霖郊居卽事同陳清長
山山春色
入湖邊幽事關情此際偏
半畝蘼莎調鶴
地一簾風雨釣魚天
榻來掃石披丹笈自
起煎茶取襖泉吾愛於陵陳處士坐談今
古落花前

詞

陳繼儒岩棲幽事臨江仙
婉孌北山松
樹下石根結箇岩阿巧
藏精舍恰無多尚
餘簷隙地種竹與栽梧
不須愁客至客來
墊笋山蔬一瓢濁酒儘能
沾倦時呼鶴舞
醉後倩僧扶

非磊落氏贊曰

強吟僧俗 愛舞鶴卑 既有凌霄

克玩豈宜 何乃羊公 怪爾氈毳
教以綴旒 雙翅轉蓬 吳市衛軒
並鷺班鷓 不如支道 放還崑崙

舞孔雀

原始

天中記曰孔雀有九德一顏貌端正二音聲清徹三行步庠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姪九知反覆佛以此喻比丘之行儀也
周書曰成王時西方人獻孔雀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西域傳曰罽賓國出孔雀

續漢書西南夷曰滇池出孔雀又曰西域
條支國出孔雀

述異記曰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
雀以爲中瑞

白孔六帖曰宋孝武大明五年新昌軍獻
孔雀白色者

白帖曰西舍利樂鉦棲孔雀

孔帖曰西舍利曲名白孔雀

叙事

晉公卿贊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
馴相應節起舞

紀聞曰羅州山中多孔雀群飛者數十爲
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
五季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
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如凡欲山

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兩往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綠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翹尾矜矜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鶩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

使鷄伏之卽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卽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拍其尾則舞

唐名畫錄曰邊鸞工丹青最長於花鳥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詔於玄正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

運清聲定應繁節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潯陽十二季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噓歔涕零所養孔雀來嚙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焉

蟬史曰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如雖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愁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騫舉卒爲所擒又山鷺亦愛

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

嶺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遣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脯腊人又養其雛爲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

桂海虞衡志曰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

探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沙自浴拘拘甚
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季尾始長歲一脫
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
及生菜惟不食菘

墨庄謾錄曰孔雀毛着龍腦則相綴禁中
以翠毛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避穢過
則以翠尾帚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
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

宋詔竹與山房雜記曰孔雀穀食立宿須
高則不殺敵其尾畜之亦能穀雛如雞之
群生也

賦

鍾會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
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
旄以表弁垂綠綈之森纚裁修尾之翹翹
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

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
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蹠足踟躕鳴嘯郁咿
楊修孔雀賦曰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
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
行者莫眡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成如
此故興志而作賦并見命及遂作賦曰有
南夏之孔雀同稱號於火精寓鶉處以挺
體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驅背

而鸞頸徐軒翥以俛仰動止步而有程

詩

李郢孔雀 越鳥青春好顏色晴軒入戶

看帖衣一身金翠畫不得萬里山川來者
稀綠竹慣聽時獨舞樓臺初上欲孤飛刺
桐花謝芳艸歇南國同巢應望歸

皮日休病中孔雀 煙花雖媚思沈冥猶

自擡頭護翠翎強聽紫簫如欲舞困眠紅

樹似依屏因思桂蠹傷肌骨爲憶松鵝損
性靈盡日春風吹不起鈿毫金縷一星星
非磊落氏贊曰

孔雀中瑞 出于條支 抑首振尾

偏其反而 既妍女子 亦識歌兒

照水眉爍 霑雨葳蕤 丹口金輔

玄目素規 綴帚香聚 編扇風披

舞山鷄

原始

山海經曰鷲雉一名山鷄養之禳火災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鷄鷄鷄山鷄也利

距善鬪世以家鷄鬪之則可擒也光色鮮

明五采炫耀

叙事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正書

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
死韋仲將爲之賦其事

賦

傅玄山鷄賦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
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
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
晞雲表之清塵

宋臨川康王山鷄賦 形鳳婉而鶴跼羽
袞蔚而緇暉臨淥湍而映藻傍清崖而妍
飛不隱燿而貽累倏見屈於虞機

詩

温庭筠山鷄 石壑動晴景山禽陵翠微
繡翎翻艸去紅嘴啄花歸巢暖碧雲色影
孤青鏡輝不知春樹畔何處又分飛

歐陽修山鷄 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物怪

禽鳥得之多山鷄稟其粹衆彩爛成文真
色不可繪僊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繚輝光
日華亂眩轉日晴憊高田啄秋粟下澗飲
泉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
累遂使網羅挂及禍誠其媒求交反遭賣
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群世所驚甚
美衆之害稻梁雖云厚樊繫豈爲泰山林
歸無期羽翮日已鍛用晦有前言書之可

爲誠

非磊落氏贊曰

繡翎紅紫

金冠綠衣

臨波躍雉

對鏡飛輝

胡弗自愛

而戰家鷄

魏庭一入

不還越谿

朱鳥星精

幻爲傾城

霓裳綴旒

目眩心驚

舞馬

原始

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爾雅曰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臘
齊足

說文曰馬怒也正也馬一歲曰駒

三歲曰騊兆八歲曰馱八高六尺曰驕七

尺曰駮八尺曰龍騫駿馬也以壬申日死

乘馬忌之

呂覽曰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足遺風之乘師古曰馬行疾每在風前故遺風于後也

呂觀表曰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褐相育脇管青相臄胸陳悲相股躡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注云孫陽善馭故以為名

段安節樂府雜錄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卽

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

馬舞者權馬人著練衣執

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

宋膺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

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

叙事

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大樂之埜夏后啟于

此儻九代

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舞也

乘兩雲龍蓋三

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

北一曰大遺之野

又曰天帝之山有艸焉狀如葵臭如薜蘿

名曰杜蘅可以走馬

帶香令使馬或曰馬得之健能走

宋書曰宋大明五季吐谷渾拾寅遣使獻

舞馬

按宋書不載此事乃出初學記中想唐世宋書非一家耳

南史曰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

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率與到漑周

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

杜氏通典雜舞曰今翔麟鳳苑廡有踈馬

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唐書樂志曰玄宗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

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壯士舉榻馬
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
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明皇雜錄曰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
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
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使之教習無不曲盡
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
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盤樂者數十回奮

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
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于榻
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澹黃衫文
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
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旣幸蜀舞馬亦
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
因以數匹賣于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
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

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厩吏據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于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珊瑚鈎詩話曰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繡飾以珠玉和鸞金勒星粲霧駁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杜詩云鬪鷄初賜錦舞馬旣登牀初明皇命五方小兒分曹鬪雞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歿也宜矣

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時殿中奏蹀馬之戲
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啣杯臥而
復起吐蕃大驚

表

曹植獻文帝馬表 臣於先正皇帝世得
大宛紫騮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
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
表奉獻

賦

謝莊乘輿舞馬賦 天子叙三光惣萬寓
挹雲經之畱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
上昭天而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
應必躔月畧呈祥乾維効氣賦景河房承
靈天駟凌原郊而漸景曜缺泉而泳質辭
水空而南徠去輪臺而東暨登壁門而歸
實掩芝庭而獻轡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

涓暉大馭於國皂賁二襄於帝閑超益墊
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願

缺

氏憐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

秣芭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養雄神於綺

文蓄奔容於帷燭蘊

缺

雲之銳影戢追電

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連規於朱駮觀
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
理競潛策紆汗飛赭沫流珠至於肆夏已

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

盼迎調露於飛鍾起承雲於驚箭寫秦鞞

之弭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蹊踈究

遺野之埋

缺

夫躡寔之態未卷凌遠之氣

方攄歷岱埜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

朝送日於鹵阪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

倏瞬望銀臺於須臾

張率舞馬賦序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故禮稱驪駮詩誦駢駱先景遺風之
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肯而出洎
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聚無外日
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軫
服烏號之駿駒駮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
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
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旣臻
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

已偃玉輅之御方廵考帝文而率通披皇
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
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旣叶符而
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
王於曩簪黻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
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竝承流以
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
媒於殊域伊况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

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
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
宛之鴻胥稟妙足而逸倫有姝姿而特茂
善環旋於齊夏知蹈躡於金奏超六種於
周閑踰八品於漢厩伊自然之有質寧改
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
驟爾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
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

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
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而並未駟貶代
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
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
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
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
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

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
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於
皇枝紛高冠以連袵鏘鳴玉而肩隨清輦
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
佇流芬於紫裏聽磬鏞之畢舉聆韶夏之
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
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
想陳王之紫驛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

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
傾首於律同又蹠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
軀睨兩鏡蹙雙鳧旣就場而雅拜時赴曲
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
行驥動獸發龍驤雀躍鸞集鵠引鳧翔妍
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偕儀於禴
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
沫歎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

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埜若
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
群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
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
衛外封五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
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
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才而驅鶩
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

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
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况於人神
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
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
茲而展采將同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
憫周南之畱恨

鄭錫舞馬賦序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是知時貞而物應德博則化光故九有

宅心萬方惟允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懋建皇極丕承寶命揚五聖之耿光安兆民於反側功成道備作樂崇德上以殷薦祖宗下以導達情性則有天馬絕足來從東道出天庭而屢舞仰皇心而載悅豈止綠錯開圖分九疇於夏后汗溝走血服四夷於漢皇而已哉埜人沐浴聖造與觀盛德敢述蹈舞之事而賦之 皇帝叶天

行乘春候張廣樂而化通鬼神徵舞馬而懷柔奔走爾其聆音却立赴節騰湊顧遲影而傾心效長鳴而引脰徘徊振迅類威鳳之來儀指顧倏忽若騰猿之驚透眇鐘鼓而載止暢簫韶之九奏洎宛跡遲遲汗血生姿順指不動因心所之日照金羈而晴光交映風飄錦覆而淑氣相資顧以退而未卽將欲進而復疑絕節交衢而大人

相慶赴曲齊列而皇心則怡豈若檀溪水
上章臺路前塵埋玉勒汗濕金鞭竟空疲
於力用固無取於當季孰若矯足騰摧婉
柔姿而近日驚身聳躍嬌逸態於鈞天別
有假象天星因時降靈雙瞳夾鏡而異質
兩權夾月而殊形出渥洼兮道已恭歷具
坂兮心匪寧願因百獸之相率舞聖德於
天庭

第二

渥洼之駿兮逸群特秀簡得之來兮稀代
是覲豈憚夫行地無疆是美其承天之祐
彌雄心以順軌習率舞而初就因大樂以
逞狀隨伶官而入奏樂彼皇道上委折於
一人狎節廣場下觀心於百獸飾金鏤頓
紅綉類卻畧以鳳態終宛轉而龍姿或進
寸而退尺時左之而右之至如鼉鼓歷考

龍笛昭宣知執轡之有節乃蹠足而爭先
隨曲變而貌無停趣因矜固而態有遺妍
既習之於規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觀焉
若桃花動而順吹遠而察之類電影倏而
橫天固絕倫之妙有豈衆伎之齊焉我皇
端拱無事垂意至寧悋悋正聲以久變而
合樂逐逐良馬終萬舞而在庭豈比夫漢
皇取樂而同轡魯侯空牧而在堦以今古

而匹敵何長短之相形

錢起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

以態有餘妍貌

無停趣為韻

曰惟大唐之握乾符聲諧六律化

廣三無能使乘黃服阜龍馬負圖必將登
高率舞豈獨載馳載驅歲八月也一聖之
生千秋之首舉天慶丹陵之會率土獻南
山之壽上乃御層軒臨九有張葛天氏之
樂醉陶唐氏之酒感百獸之來儀卽八駿

之孔阜於是陳金石儼簪裾廣場天近彩
仗晴初有馱有驕有驪有魚雲聚日下花
明露餘帝曰司僕舞我騏馬可以敷張皇
樂可以啟迪歡趣須臾金鼓奏玉管傳忽
兮龍踞愕爾鴻翻頓纓而電落珠鬣驥首
而星流白顛動容合雅度曲遺妍盡庶能
於意外期一顧於君前噴玉生風呈奇變
態雖燕王市駿骨二師馳絕塞豈比夫舞

皇衢娛聖代表吾君之善貸向使垂耳長
坂翹足遠垓天驥之才莫用鹽車之役不
停安得播天樂輝皇靈服御惟允簫韶是
聽則知絕群稱德殊藝逸貌足之舞之莫
匪聖人之教則陳力者願驅策而是效

詩

薛曜舞馬篇曰星精龍種競騰驤雙眼黃
金紫豔光一朝逢遇昇平代伏阜銜圖事

帝王我皇盛德苞六羽俗泰時和虞石拊
昔聞九代有餘名今日百獸先來舞鈞陳
周衛儼旌旄鍾鎛陶瓠聲殿地承雲嘈囀
駭日靈調露鏗鉉動天駟奔塵飛箭若麟
螭躡景追風忽見知咀銜拉鐵竝權奇被
服雕章何陸離紫玉鳴珂臨寶鐙青絲綵
絡帶金羈隨歌鼓而電驚逐丸劍而颺馳
態聚踊還急驥凝驟不移光獻白日下氣

擁綠煙垂婉轉盤跚殊未已懸空步驟紅
塵起驚鳧翔鷺不堪儔矯鳳迴鸞邨足擬
蘅垂桂裊香氛氲長鳴汗血盡浮雲不辭
辛苦來東道祇爲簫韶朝夕聞闐闐闔玉
臺側承恩煦兮生光色鸞鏘鏘車翼翼備
國容兮爲戎飾充雲翹兮天子庭荷日用
兮情無極吉良乘兮一千歲神是得兮天
地期大易占云南山壽耆耄共樂聖明時

張說舞馬千秋苜蓿歲樂府詞三首 金天
誕聖千穉節玉醴還分萬壽觴一作試聽紫駟
歌樂府何如駿驥舞華岡一作連騫勢出
魚龍變蹀躞驕生鳥獸行歲歲相傳指樹
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
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髻鬚奮鬣
時躡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

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因
茲白人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
相燁耀噴含雲色且褻徊莫言闕下桃花
舞別有河中蘭葉開

張說舞馬詞六首 萬玉朝宗鳳展千金
率舞龍媒眊鼓凝驕蹀躞聽歌弄影徘徊
天鹿遙徵衛叔日龍二借羲和將共兩騃

爭舞來隨八駿歌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
赴節傾心獻壽無疆

帝阜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倚驥洋
應節繁驕接迹不移

二聖先天合德群靈率土可封擊石駉驪
紫燕縱金顧步蒼龍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

鼓舞心將帝樂踟躕

陸龜蒙舞馬 月窟龍孫四百蹄驕驤輕
步應金鞞曲終似要君王寵回望紅樓不
敢嘶

唐寅伯虎集馬 天上飛龍旣關西犢鼻
騮承恩披玉甃弄影浴金沙舞獻甘泉酒
驕嗾內苑花丹青流落處駑馬尚堪誇

非磊落氏贊曰

驅駟駢駱

捫堦跨躡

管儼游龍

今隨舞鶴

紫繡作衣

黃金爲絡

蔓延入殼

婆娑就約

牀當翠盤

杯當文籥

夏后始創

明皇乃擴

蟲天志卷之四

終

蟲天志卷之五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撰

舞象

原始

韓子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也皆謂之象也

酉陽雜俎曰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

牙上理必因雷聲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火籠

孔平仲談苑曰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奔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

北戶錄曰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供御施國有青象皆中夏所無也

熊太古冀越集曰象能言有人知其言故

通南方之語者名曰象余在南寧左江黃安撫出獵得四十餘象一象死羣象哭之餘象後中傷皆望西而斃亦有晉丘之義焉人掘坑坎艸木覆之或象陷於坑中餓數日人以草飼之與之曰我能飼汝象不應又越一二日饑倦不勝又以艸飼之且曰若從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求食象若應之卽登其身拊摩之不動得出坑

終身不敢傷此人

叙事

白孔六帖曰成帝六年林邑王獻馴象而能拜跪

吳志曰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

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

唐書曰自永徽以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參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克庭之飾

明皇雜錄曰上每賜酺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律

與物傳曰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給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象皆怒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嶺表錄異曰蠻王設漢使於百花樓前設舞象曲動樂卽倡優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拍膝踏動掉頭搖尾皆合節奏卽舞馬之類

與物傳曰元順帝有一象每宴必拜舞爲儀王師破燕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設宴令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挂危素左右肩贊

郭璞山海經圖讚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南州異物志贊曰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

牙玉潔載籍所美

鄒緝素菴集白象贊曰永樂十七季四月
己丑征夷將軍豐城侯李彬自交趾遣使
獻白象素質霜毛膚體皓白蓋南方之奇
產也惟南郊絕域之地象故其所有而以
白產者爲奇然罕常得也 聖明在上萬
國咸寧雨暘以時物無疵厲凡四夷外國
之君長無有遠邇莫不冠帶右衽內向來

朝况茲交趾居國之南徼其地歸于職方
漸被 聖化已十有餘季固非殊方外域
之可比矣山川降靈產此奇獸豈偶然哉
欽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深仁厚澤
遍被寰宇嘉祥異瑞駢臻沓至不可勝數
騶虞麒麟皆常再至玄兔白鳥又嘗並見
而白象之來亦嘗一貢于占城矣今茲復
來于交趾茲非 聖上德化之所及者深

安能若是哉是宜有所贊詠以彰 盛治
於無窮 臣緝 謹拜手稽首而爲贊曰搖光
降精下生奇物惟此巨獸產自南越有麗
其軀有特其狀身負萬鈞其名曰象三歲
一乳稟質異常霜毛皎白雪毳凝光屹如
高丘皓若積素修牙雙潔長鼻如柱進退
馴伏步行安舒玉瑩冰妍粲其瓊膚惟我
聖皇德被遐裔致此嘉祥爲時之瑞含

靈胤秀有偉其形被之纓絡進于 大廷
馴習承教宜駕 玉輦聽言服義負重致
遠惟象之潔爲物之奇微臣不佞敢述贊
辭

賦

杜甫越人獻馴象賦曰倬彼馴象毛群所
推特稟靈於荒徼思入貢於昌期豈不以
獻我令辰自林邑而來者稽諸舊史在成

康而紀之一則識王者之無外一則見遐
方之不遺苟形瓌之足偉孰路遠之云辭
於是出豐艸去長林殊狒狒之彼格異猩
猩之就擒厲其容也故獸伏我力和其性
也故物知我心作蠻方之貢爲上國之琛
萬國標奇名已馳於魏闕千季表慶價實
越於南金况乘之便習或訛或立動高足
以巍峩引修鼻而噓吸塵隨蹤而忽起水

將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慘慘眼星翻而熠
熠中黃雖勇力不能加蒼舒信奇知之莫
及服我后之阜棧光我唐之域邑驅之則
百獸風馳翫之則萬夫雲集故其威容足
尚筋力殊壯輪困而重若旄丘鼃負而高
如巨防執燧奔戰牽鈎委貺遇之者或驚
駭而反行覘之者或披靡而遙望何斯象
之剛克兼美義之不忒懼有齒而焚軀故

全身而利國縱使牛能任重馬有報德徒
久困於輪轅又每傷於銜勒豈如我邈自
遠藩來朝至尊辭桂林之小郡入閭闔之
通門負名聞之籍籍守馴擾以存誠幸投
之於芻藁豈敢昧於君恩

杜洩越人獻馴象賦曰惟彼馴象產乎南
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氣其性順也從心
之所資食豐艸於幽巖之麓飲清流於長

江之湄不忌於人如得其時推誠於物任
以繫維此吾王之化被也故遠人得而獻
之中心搖搖其道遲遲左顧右盼知出群
之已遠廣思遐想與艸澤而長辭修途是
尋疊嶂嶮嶽或行於陸但隨山而上下或
載於舟距涉江之淺深旣濟水以次水復
出林而入林所過之邦徒觀其骯髒之貌
所寓之衆豈識其謙柔之心荒徼已違王

畿斯入聞之者遐邇必至覩之者士女咸
集與疑人不知其故皆愕然而立或告之
曰所馭之者越人所出處者林邑近之可
仰遠之可望銓衡不能舉其體丹青足以
圖其狀揣輕重者我有蒼舒之智高思柔
服也我有周公之德王以之
戎
戟而齊鋒以之和六氣與簫韶而俱唱稽
其來也自南徂北嘉彼所獻克我王國倉

以筐筥牽以徽纏將致貢於昆夷亦率職
於邛夔斯之爲義可得而論性之馴良表
邊夷之向化體之固實揣中夏之所尊以
君好生之故我身必壽以君賤貨之故我
齒斯存豈克耕於墊輸衆人之力曷如我
入貢霑萬乘之恩雖自慙於陋質永願在
乎王門

詩

李嶠象 鬱林開郡畢維揚作貢初萬推
方演楚惠子正焚書執燧奔吳戰量舟入
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居

陸龜蒙雜伎 拜象馴犀角觝豪星丸霜
劍出花高六宮爭近乘輿望珠翠三千擁
赭袍

非磊落氏贊曰

彼鈍公子 一身十牛 細目如豕

修鼻如鈎 鈎端有鍼 拾芥弗愁

貌詭性義 遇奴而柔 拜也覆車

秤也刻舟 賴爾率舞 麒麟不遊

舞猴

原始

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樂記獲雜子女注舞者如猴戲詩云母教猱升木陸機云獼猴也一曰母猴一名王孫卽胡孫或作獲獲師古曰善技搯故謂善塗者爲獲人蓋猱本貪獸也詩疏曰猱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故今之娼婦謂之曰猱兒又古有沐猴

鬪狗之戲今教坊司能舞猴

羅願爾雅翼曰猴之性躁動今教擾之者皆先植棧地中使其坐上大抵旬月而復性定既易定技藝乃復易成

崇安志曰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

叙事

幕府燕閒錄曰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又謂

之猴部頭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

清異錄曰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避暑錄話曰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叅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士喜以爲得人喻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

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意
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
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

東坡志林曰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
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
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
其言頗有理故記之

野人閑話曰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孫

于闌闐中乞丐于人常飼養胡孫大小十
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叅軍行李則呵
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
一肯如弄醉人則必倒之臥于地上扶之
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
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候侍中來胡孫卽
便起歪眼目張惶佯作懼怕人皆笑之候
侍中弘實巡檢內外主嚴一日內廐胡孫
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

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
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
于度善弄胡獠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
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廡胡獠亦在
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
獠來手下胡獠一皆上舍齊手把捉內廡
胡獠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度緋
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

獠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獠乃獸
寔不會人語于度緣餉之靈砂變其獸心
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
之多以靈砂餉胡獠鸚鵡犬鼠等以教之
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
變凡質

夷堅志曰長老知策住持山陰能仁寺畜
一猴甚馴名之曰孫犬嘗以遺總管夏侯

恪寘諸馬廐策每訪恪孫犬認轎乘僮奴則跳躑掣頓不已恪憐之復以歸策策住山六季辭去不得一日拂早爲遁計時淳熙十一年八月中秋日也孫犬覺境象不類常時卽泣下絕食未午而死刻人唐大時寓寺中親見其事嗟異之

輒耕錄曰夏雪策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卽先有

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荅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隔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楪至復番語詈之卽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

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畱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攜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歎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爾白金十兩

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惡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搗殺之古今詩話曰京師優人以雜物數十種布地使人暗記物色然後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優人卽曰道着也馬畱馬畱蓋優

人呼沐猴之名

詩

羅隱感弄猴人賜朱紱
十二三季就試
期五湖煙月柰相違
何如買取猢猻弄
一笑君王便著緋

杜甫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
山後樹樹懸舉家聞若欵爲寄小如拳預
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

捧應癩

梅堯臣詠楊高品馬廐胡猢猻
嘗聞眷麒麟
驥辟意繫獼猴供奉新
教藝將軍舊病偷
聊看綠柱杪尚憇傷崖頭
更祝南州使如
拳試爲求

黃庭堅韓駒謝人寄小猢猻
真宜少陵
覓未解柳州憎婢喜常儲菓奴顛屢掣繩
非磊落氏贊曰

衣裳楚楚 沐猴而冠 著緋供奉
受號設官 善作優孟 學士諦觀
人被爾弄 反以爲歡 一擊全忠
胡面義肝 山中之君 可以游盤

舞鼈

原始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埤雅曰鼈以眼聽

物類相感志曰人之多遺忘者取鼈爪着
衣帶中則已

叙事

陳繼儒珍珠船曰教舞鼈者燒地置鼈其

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聞拊掌亦跳梁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賦

陸機鼈賦

并序

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

鼈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脇玄甲

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妨循盈尺而腳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

不副首足不遵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燕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蘭蕙之芳芟翳華藕之垂房

潘尼鼈賦序曰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 翻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岬方盤跚而雅步或延晉以鶴顧或頓足而

薦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
種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
山而吞舟

非磊落氏贊曰

匪盤匪盂 裙襴大夫 無耳受響

拊掌而趨 跳梁爇地 曳尾泥塗

管在蘭渚 隨鴛伴鳧 一入玄圃

繫若亡俘 性不遺忘 佩爪則符

蟲天志卷之六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譔

鸚鵡能言

原始

山海經曰黃山及數歷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鴉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

禽經曰鸚鵡摩背而瘖

酉陽雜俎曰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

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臉毛上獨此鳥
兩臉俱動如人目

北戶錄曰廣之南勤春十州呼爲新南道
多鸚鵡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
卽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瘡

桂海虞衡志曰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
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瘡噤戰如人患寒熱
以棋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又曰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
以手撫之有粉黏著指掌如蛺蝶翅

海外三珠曰南禽中如鸚鵡八哥白鸚錦
雞孔雀之屬或發風不食上有一肉珠圓
如荳大以針挑破之則立愈在尾尖之上
卽所謂壺也

叙事

異苑曰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

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荅曰見藏
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
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翁強之至庭爲
鸚鵡所搏教其啄鸚鵡脚僅而獲免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
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辭上及貴妃皆
呼雪衣女性旣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
亦不離屏幃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

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
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
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
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
衣孃昨夜夢爲鷲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
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
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
殿貴妃置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出

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之冢呼爲鸚鵡冢開元遺事曰長安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邑與隣人李弁通共殺崇義遂謀葬日將葬客集家有鸚鵡語人曰殺主者劉氏李弁也遂敗明皇聞之封鸚鵡爲綠衣使者天寶遺事曰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

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艸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大唐奇事曰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

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
話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
必証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
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
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
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
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
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

後三日女無故而歿父母驚哭不已方欲
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獨異志曰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
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
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
其死焚之有舍利

王保定撫言曰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
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

幕旣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
離廐燕離巢珠離掌灸離池鷹離主竹離
亭鏡離臺鸚鵡離籠詩 隴西獨自一孤
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
得籠中更喚人

李昌齡樂善錄曰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
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
兩翅閉以雕籠加意參養熙寧六年段忽

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
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
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
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幽怪錄曰吳興柳歸舜隋開皇末嘗自江
南抵巴陵爲大風吹至君山下維舟登岸
忽見鸚鵡數千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
戴蟬兒者唱歌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

人常所唱其詞云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
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釭雙鳳舞有
名阿蘇兒者唱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有
歌云管請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
金君王終不顧有名忒遊郎者言昔見漢
武乘鬱金檝汎積翠池自吹紫玉笛令李
夫人唱歌云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
期有名鳳花臺者言昨過蓬萊五樓爲詩

一章云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
寥廓天地相昭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
楹顧余復何忝日侍群僊行歸舜比還舟
所舟人云已失歸舜三日矣後再至尋訪
不復見也

侯鯖錄曰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
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卽扣一
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

鵬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曰
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
渡不同歸

夷堅志曰荆南居客麻成忠淳熙十五年
四月有外寺長老壽晉來相見良久麻入
書室取圓覺經一鸚鵡在雕籠中忽鳴曰
告禪師望賜慈悲救援普曰爾有何事曰
因閉樊籠三年無緣解脫普曰小畜誰教

爾能言鸚鵡頓悟自後不復作聲類爲物
所梗者若是數月麻嫌其不語放使自如
徑走赴普老坐傍啾啁致謝普戒之曰宜
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之厄又求指教普
令誦阿彌陀佛少頃卽去經八年餘慶元
年十一月普遊行至桃源縣爲王家住庵
一小兒來謝問爲誰曰昔是麻成忠鸚鵡
荷師方便遂得爲人今在四巷蕭二家作

男子矣曰以何爲驗我將往視汝曰弟子
左脇下尚有翅毫存明日普訪蕭氏審訂
盡得其說

記

韋臯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元精以五氣
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一作純
粹者矣或炳燿离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
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

言了空相於不念畱真骨於已斃殆非元
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
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
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
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
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
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
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

教以持佛名號者日一有當由有念以至無

念則仰脊奮翼若承若善一作聽其後或俾

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卽唱

言阿彌陀佛佛一無歷試如一會無爽異余

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緣生

不荅以一字爲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

每處室或一作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

鼓天風下上其音一本有其音念念相續

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

乎緣有其一作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

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一無將盡乃鳴磬

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

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

羽一作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

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

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或遂命火以

闍維之廢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
炯爾耀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
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
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
迹聞說此鳥身一作非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
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
而由道没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一作至聖
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行鳥身而

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
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
直書於辭

贊

郭璞贊曰鸚鵡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
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趾

賦

禰衡鸚鵡賦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

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彌處士今日
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
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
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
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
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
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
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緝趾

丹紫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
族於羽毛固殊志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
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
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
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
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閒暇守植
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
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

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群喪侶閉以雕籠
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
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
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
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
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皆之險巖豈言語以
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

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愍衆雛之無知
背變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
不副耻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
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
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
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
容貌慘以顛顛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
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歔感平生之

游處若壘篔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
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
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
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
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
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歿以
報德耳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
久而不渝

顏延之白鸚鵡賦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
祕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言達九譯
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贊奇思賦其辭
曰稟儀素域繼體寒門貌履玄而被潔性
旣養而示溫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剋
生往祕奇於鬼服來克美於華京恨儀鳳
之無辨惜晨鷺之徒喧思受命於黃髮獨
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榮薄出天山之無

垠既達美於天，屈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訛。服璫翮於短衿，仰捎雲之層柯。覬天網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謝莊赤鸚鵡賦 徒觀其柔儀所踐，頽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生昭和機，自曉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翬，漸容喬鴻軒。

躍林飛岫，溢烟門煥。若輕電集塲圃，曄若天桃被玉園。至於氣淳渚淨，霧下崖沈。月圖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遡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

王維白鸚鵡賦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一作素彩。惟

茲鳥一作禽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夫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妖女，去桂林

之雲日易喬枝以

一作於

羅袖代危巢以

一作

於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

通顧形影而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

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鵬於池側對皓鶴

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

心有識懷思無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

噉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

容非飾舍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

如海燕呈瑞有玉筐之可依山鷄學舞向

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

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綵奪繪

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儻見借其羽翼與

遷鶯而共飛

歐陽修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

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

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

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
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
是爲樂作賦以及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
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
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
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
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
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

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
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埏賦予兮有
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
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
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
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山之正氣
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
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

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今世亦安常而
駭異豈負美以有求今適遭時之我貴客
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樊籠謂夫飛鳴而
飲啄不若鷄鶩與鳥鳶噫不知物有貴賤
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齋千毛
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
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
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趨乖既心昏而質

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
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群飛若夫生以
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
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
之胎犂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
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
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
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朴

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
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
既多速老招累侵生鬻性豈毛之鼻又聞
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溲兮
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友予是責

詩

杜甫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
衿渾短盡紅觜謾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

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白居易紅鸚鵡 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

桃花語似人文章辯慧皆如此籠檻何年

出得身

元稹樂府有鳥 有鳥有鳥名鸚鵡養在

雕籠解人語主人會問私所聞因說妖姬

暗欺主主人方惑翻見疑趁歸隴底雙翅

垂山鷓野雀怪鸚語競噪爭窺無已時君

不見隋朝隴頭媵嬌養雙鸚囑新婦一鸚
會說婦無儀悍婦殺鸚欺主母一鸚閉口
不復言母問不言何太久鸚言悍婦殺鸚
由母爲逐之鄉里醜當時主母信爾言顧
爾微禽命何有今之主人翻爾疑何事籠
中漫開口

陸龜蒙開元雜題雪衣女 嫩紅鉤曲雪
花攢月殿棲時片影殘自說夜來春夢惡

學持金偈玉欄干

皮日休哀隴民 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

巔窮危又極嶮其山猶不全蚩蚩隴之民

懸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墜有爭紛然百

禽不得一十人九歿焉隴川有戍卒戍卒

亦不閑將命提雕籠直到金臺前彼毛不

自珍彼舌不自言胡爲輕人命奉此玩好

端吾聞古聖王珍禽皆捨旃今此隴民屬

無歲啼漣漣

羅隱鸚鵡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

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

難

閨朝隱鸚鵡猫兒篇序曰鸚鵡慧鳥也猫
不仁獸也飛翔其背焉攀之緣之蹈之履
之弄之藉之蹒蹒然此爲自得彼亦以爲
自得畏者無所起其畏忍者無所行其忍

抑血屬舊故之不若臣叨踐太子舍人朝
暮侍從預見其事聖上方以禮樂文章爲
功業朝埜歡娛強梁充斥之輩願爲臣妾
稽顙闕下者日萬計尋而天下一統實以
爲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
非常之明證事恐久遠風雅所缺再拜稽
首爲之篇 霹靂引豐隆鳴猛獸噫氣蛇
吼殼鸚鵡鳥同資造化兮殊粹精鸚鵡毛

翡翠翼鷓雛延頸鷓雞弄色鸚鵡鳥同稟
陰陽兮異埏埴彼何爲兮隱隱振振此何
爲兮綠衣翠衿彼何爲兮窘窘蠢蠢此何
爲兮好貌好音彷彿兮佯佯似妖姬躡步
兮動羅裳趨趨兮蹒蹒若處子迴眸兮登
玉堂爰有獸也安其忍齧其脇距其胸與
之放曠浪浪兮從從容容鈎爪鋸牙也宵
行晝伏無以當遇之兮意味搏擊騰擲也

朝飛暮噪無以拒逢之兮屏氣由是言之
貪殘薄則智慧作貪殘臨之兮不復躩由
是言之智慧周則貪殘囚智慧犯之兮不
復憂非形陋質雖賤微皇王顧遇長光輝
離宮別館臨朝市妙舞繁絃雜宮徵嘉喜
堂前景福內合一作和歡殿上明光裏雲母
屏風文彩合流蘇斗帳香煙起承恩宴盼
接宴喜高視七頭金駱駝平懷五尺銅獅

子國有君兮國有臣君爲主兮臣爲賓朝
有賢今朝有德賢爲君兮德爲飾千年萬
歲兮心轉憶

朱慶餘宮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
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
敢言

羅鄴宮中一首 芳艸長含玉輦塵君王
遊幸此中頻今朝別有承恩處鸚鵡飛來

說似人

歐陽修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

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

一有兔
子字

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

瑩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爲雪而爲冰皆得

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

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天厥齡豈知火維地

荒絕漲海連天沸天

一作火
一作炎

熨黃冠黑距

人語言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
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一作島窮人

迹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晁稀

一作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徧歷海上峯萬

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

能久人間况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

雪寒渴雖有飲饑有啄羈繼終知非爾樂

天高海濶路一作終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

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
歸詫死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來鵠鸚鵡 色白還應及雪衣紫紅毛綠

語仍奇年年鎖在金籠裏何似隴山閒處

飛

蘇郁鸚鵡詞 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

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言三十六宮愁

幾許

于蘭鸚鵡 翠毛丹背乍教時終日無慘
似憶歸近來偷解人言語亂向金籠說是
非

花蕊夫人宮詞 禁裏春濃蝶自飛御鸞
眠處弄新絲碧牕盡日教鸚鵡念得君王
數晉詩

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姦語多
近更承恩澤數對君王憶隴山

胡奎太真教鸚鵡念心經 春寒卯酒睡
初醒笑倚東風小玉屏不悟眼前空是色
錯教鸚鵡念心經

李夢陽鸚鵡 鸚鵡吾鄉物何肯來此方
綠衣輕雪短紅背歷年長學語疑矜媚垂
頭知自傷他季吾倘遂歸爾隴山陽

王世貞鸚鵡 翠領丹黔舊復殷空庭爪
脉自成閒高懷春艸洲邊賦歸思穩風隴

外山金鎖欲飛愁掣擗碧紗無伴訴間關
君恩約畧知多少還似長門閉玉顏

袁尊尼詠赤鸚鵡 晉傳謝賦誇文采今

見珍禽覽德輝帶日遙從炎海度浴波新
向火洲啼啄殘紅粟含香語蹴破桃花弄
影飛自是來儀同率舞豈緣馴養不知歸

皇甫汈司勳集二鸚鵡詩 并序 長兄得白

鸚鵡一枚鸚身鴿尾有冠如纓而色黃志

曰鸚鵡也客自南海歸者持紅鸚鵡一枚

體差小而翅緣翠羽並奇產焉晉宋顏延
之賦白謝莊賦赤恨未能兼也余欲操筆

後辭方抱彌生之誠然終不能嘿嘿也爲

占二絕付司鳥者歌之云爾 慧性能言

冰雪炎玉階曾亦侍光儀年來翠袖爭承

寵詎是霓裳進舞時

身向炎方萬里歸衆賓誰不訝朱衣漢廷

白首爲郎者猶未銜恩得借緋

徐渭文長集五色鸚鵡並是 聖母所馴

各賦二首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

貢宸居萬季枝上栖偏麗百鳥圖中態未

如豢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聖顏舒何

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合殿

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

靈雞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

繡有時人語出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荳自

有佳音慰聖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

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學却聚金籠

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稟中

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

半映初生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

聞清禁銜果時時摘上林不是黃筓能盡

取誰知殿角有祥禽

沈明臣豐對樓集萬曆五年春日有獻五色鸚鵡者詔入之恭賦二首 日南遙憶隴天長丹啄能言五色裳玉殿雕籠新詔入西宮愁殺雪衣娘 日御文華說五經鳥言雖巧未曾聽長廊上苑東風裏寂寂無聲對畫屏

非磊落氏贊曰

鸚鵡鸚父

多言禍賈

既識法音

梵僧爲伍

一聲一念

一念一數

念念所歸

心心所主

有念是緣

無念是祖

相彼慧禽

聿超西土

蟲天志卷之六

終

蟲天志卷之七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譔

鸚鵡能言

原始

崔豹古今注曰鸚鵡一名鴝鳩

格物總論曰鸚鵡似鴝而有憤色純黑金
眼穴屈一名寒臯斷舌可使言語鸚字亦
作鴝

負暄雜錄曰八哥南唐李主諱煜改鸚鵡
爲八哥

禽經曰鸚鵡剔舌而語註曰山海經謂之
鸚鵡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
語謝尚能作鸚鵡舞之

異苑曰五月五日剪鸚鵡舌教令學人語
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酉陽雜俎曰鸚鵡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

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
煙霄外物也

又曰鸚鵡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鬪
狀往往墜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

物類相感志曰鸚鵡五月五日得此鳥以
養撤去舌端則能學人言語或教之語名
花鵠

田藝蘅畱青日札曰鸚鵡食豕肉而瘋

周履靖海外三珠曰凡畜百舌八哥切不可以螺螄肉飼之若啖之卽死亦不可以羊肉飼之蓋發風之物

叙事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叅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叅軍彈琵琶每立聽移時善効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

生齷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向頭甕中以效焉遂與齷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鸚鵡前盜物叅軍如廁鸚鵡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某物叅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鸚鵡復白叅軍曰汝盜肉應有驗鸚鵡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法後盜者患鸚鵡白盜肉以熱湯灌殺之叅軍爲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

教曰原殺鸚鵡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
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華夷考曰宋天台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
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
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師
爲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花也
大奇

潘之恒巨史曰巖鎮余小史號南塘家傍

羊兒田常讀書東嶽廟側養八哥甚有靈
性語了了可愛每客過館令回家取茶并
治具無一言遺誤忽一日遣之歸八哥不
行云吾夜夢不祥問何夢云夜夢虎虎能
傷人故畏之小史笑曰無懼吾爲汝禳矣
飛至中衢鷄子從空攫之去大呼曰救人
救人吾小史官人家的速報官人救我余
生聞而大慟挾弩伺之遇鷄子一發而中

剖視之羽猶在腹因祭之夫夢虎遭鷄從
人言也人以虎名虎鳥以鷄名虎金光明
經亦稱夢鷹而遭虎可證莊子云吾夢爲
鳥而戾於天人夢鳥鳥獨不夢爲人耶嘻
鳥能言而言及夢又可異矣故紀之
歐陽永叔自云嘗夢爲鸚鵡飛在樹上意
甚快活聞榆莢香特異

賦

權德輿傷馴鳥賦曰紛羽族之多端兮同
翺飛而類殊有鷲谷之微禽亦播質於洪
鑪因稗子之嬉遊得中園之墜雛恣飲啄
以馴擾來目前與坐偶爾乃棲以籠檻鍛
其羽翼冀畱軒一作畱軒所以爲娛俾遐翫之
無力作踉蹌而將舉顧襍褫而復息雖主
人之見容終使喪天和於自得或親賓至
此徽軫徐觸每聞絃而鼓翼亦追一作區節

而翹足貌

一作吭

宛轉以成態聲間關而助

曲乍寂寞以閒暇若凝情於相矚理輕毳以自潔類山立之珮玉每翔集以安卑同君子之自牧思謝尚之起舞邁風流之逸躅苟魯昭之不君固乾侯之出辱方渡濟以申敬伊涼德之自覆徵故老之相傳驗曩記之或存在端五之司晨剪其舌而能言巧喉轉一作轉以達情順人心而不諉方

竭日以呈材願朱明之駿奔忽愀慘以顛頽響哀音於簾箔竟啁啾而不去若徊翔之有託悅心訝而未辨歛狸狴之攫搏俄斃踣而不勝紛血灑以毛落彼葛盧與冶長通鳥獸之音聲闕君子之周防無古人之至精既不能縱爾於遼廓又不能遂爾之生成使異類之得志曾未極其飛鳴則本夫養之之惠適所以害其生生又憶夫

清江之使者東海之波臣苟其時之不來
則剗腸而涸鱗鷄鐘鼓而反悲馬阜棧而
多死雖爲遇之已甚固又天其天理嘗聞
乎賢聖之理物也愚智殊方薰蕕異藏善
用無棄兮互見其長各有攸處兮兩不相
傷官天地而府萬物諒此道而爲常吾旣
悟斯理之不早因失之而後防收視聽以
冥觀兮遂群性之茫茫

詩

韓愈南城聯句 貨至貊戎市呼傳鸚鵡

令

王珪宮詞 小院珠簾着地垂院中排比
不相知羨他鸚鵡能言語牕裏偷教鸚鵡
兒

王世貞弇州稿八哥詩 屈戌春寒楊柳
煙雕籠愁閉自年年曾教府掾吳兒舞好

聽叅軍蜀國絃欲語畏人還刺促多才翻
更恨芊綿煙霄極目空惆悵笑殺韓生感
遇篇

非磊落氏贊曰

師已有言 鸚之鶴之 逢濟迴翮

遇鶴爭枝 語清鸚鵡 剔舌乃奇

叅軍絃下 一立多時 風流仁祖

渺矣莫追 煙陂牛背 是八哥兒

秦吉了能言

原始

唐會要曰林邑國有結遼鳥謂之吉了鳥
能人語

舊唐樂志曰嶺南有鳥似鸚鵡而稍大乍
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
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
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惠于鸚鵡遠

矣

嶺表錄異曰秦吉了容管簾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鸚鵡紫腳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鷄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桂海虞衡志曰秦吉了如鸚鵡緝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縱如

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卽吉了也

北戶錄曰昔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刺史者其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凡笑語悉皆效人斯珍禽也

叙事

萬花谷曰瀘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
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
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
不食而死

書

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
李十八公擇艸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
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

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荅之可作秦
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詩

白居易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
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
不通昨日長爪鳶今朝大紫烏鳶梢乳燕
一巢覆烏啄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
去然後食卵攫其雛豈無雕與鸚喙中食

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羣閒立颺高如不聞
秦吉了人言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鷄燕之
冤苦吾聞鳳凰百鳥王爾竟不爲鳳凰之
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

湯顯祖海上襍詠 菁絕瓊西路能言是
了哥不教呼萬歲只爲隴禽多

非磊落氏贊曰

鸚鵡婦女 吉了丈夫 漢禽漢語

肯向夷奴 不食而死 壯哉鳥乎
黃腦紅鬚 慧心聰耳 吳興小兒
語態相似 洛誦之孫 副墨之子

時樂鳥能言

叙事

張說時樂鳥篇序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熊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其圖丹脊紅臆朱冠綠翼鶯領文背糝以五色今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恩固

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臣竊同延京獻詩一首

西陽雜俎曰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吒岐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詩

張說時樂鳥詩 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精神別稟鳳凰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紅茸糝繡好毛衣清冷謳鴟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啄手暝聲不許前心願陽烏恒保日志嫌陰鶴欲凌天天情玩訝良無已察圖果見祥經裏本持符瑞驗明王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

華篇來示人一見嚶嚶報恩鳥多慙碌碌
具官臣

非磊落氏贊曰

時樂時樂 其領瓔珞 毛乖鸚鵡

語則相若 丞相按圖 文學獻作

段生云何 詆爲穿鑿 曾諷鬪羊

賀鳥非作 想望太平 此禽不惡

朱來鳥能言

叙事

杜陽雜編曰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
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
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紫緝尾尾長於
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庭
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
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

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鷗不敢近
一日爲巨鷗所搏而斃官中無不歔歔或
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
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聞朱來
鳥之兆明矣

非磊落氏贊曰

南方朱鳥 超群拔類 巧解人語
讙別人意 緝尾赤味 音清狀媚

玉屑金籠 祛鷹避鷲 何來巨鷗
碎首裂背 微命如絲 又緣泚累

雞能言

原始

玄中記曰東南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
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
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

神異經曰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
山腳巨洋海中昇載海日盖扶桑山有玉
鷄玉雞鳴則金鷄鳴金雞鳴則石鷄鳴石

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悉鳴則潮水應之矣
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
伺雞晨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則
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
下養雞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
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卽依呼而至
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

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
云

釋贊寧曰司晨雞漢正帝鳴禽苑養之其
雞隨鼓音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一聲五
更五聲亦曰五時鷄也

輟耕錄曰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
雄雞置於殿之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蓄
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皆刻不爽余竊

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
經傳以爲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
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大
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
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
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
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叙事

幽冥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
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棲籠置牕間雞逐作
人語與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
此功業大進

拾遺記曰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
鳥獸鷄犬皆使能言

白澤圖曰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袁達德禽蟲述曰宋高宗時鷄言於陳州

夷堅志曰紹興初河南之地陷虜以封劉
豫州郡猶爲朝廷固守會稽馮長寧知陳
州豫攻之不能下遣招山東劇賊王爪角
起宿亳之民併力進攻踰年城中糧盡而
降爪角建三幟於通達下令二州之民欲
從軍者立赤幟欲爲官立黃幟欲還鄉者
立黑幟民畏死盡趨赤幟下獨亳人王魏
兩翁自顧季老不能官從軍必死而立黑

幟則拂其意均之一死乃相與詣黑幟下
衆皆愕然爪角重失信謝遣之於是得歸
王翁入陳城取瘞埋物不復來聲跡亦絕
魏以十年後營產日遂成爲大家素畜二
雞皆充牘一日邑尉出別村過其里捕雌
者烹食之他日尉還又欲殺其雄雄已覺
竄伏黍地擲之以竿始就獲魏嘻笑曰爾
善走如此胡不冲天雞忽作人言仰首求

息曰噫何毒害至此畧無故舊情邪魏駭曰爾爲誰曰我王翁也豈不記宛丘從軍時事乎魏曰爾前捨我去竟何之且死於何所我向者結伴時實利君之財貨別貯蓄以待事平後來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是夜宿道次野店燈下開囊筭計數目不料爲主人所窺明日見畱飲我以酒旣醉遭殺焉掩有裝金孤覓無依念鄉里親

戚不一存獨君在耳故決意相從及到君家殊不相領攝更成大悶適鄰人賈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雞乳共投胎爲雞前日所戕一雌則賈家孃子也茲復害我一何忍心如是尉悉聆其說深悔昨非立釋之歸白於郡守守命呼魏翁與鷄俱至民從以入庭戶駢肩如織雞對守不怖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輒泄陰事當死引頸插在

翅下卽僵縮而斃守嗟異移時使葬之於
老子廟後揭之曰人雞之墓

祝允明志怪錄曰蘇城湯家巷有人畜一
雞久矣偶欲烹之忽人言曰勿得殺我其
人雖怪訝然竟食之亦無恙

上海縣志曰世廟壬子高橋鎮民家雞作

人言

雞云燒香望王和
尚一專兩勾當

詩

劉原父養鷄詩 耆舊漂流漢汝南長鳴

獨與古無慙蕭蕭風雨思君子欲倚空牕

聽爾談

非磊落氏贊曰

鸚鵡禪機 雞亦玄理 以指喻指

未知孰是 笑彼祝公 乃逐糠粃

畱心埒堞 不離塵滓 何如處宗

因之悟旨 人禽倏忽 别有妙理

龜能言

原始

逸禮曰龜者陰蟲之老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居事必攷焉
龜策傳曰龜千歲游於蓮葉之上

抱朴子曰龜千年具五色額兩骨起如角
解人言

孔子曰玄龜食鱗千歲龜龜能與人語

龜經曰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
玄中記曰千歲之龜能與人語

叙事

洞冥記曰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
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
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
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
問焉言無不中

述異記曰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
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攬舟於岸見老
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
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
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予明日其人將
龜獻吳主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
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
煮之立爛遂令以老桑斫之爲薪旣燃卽

爛

傳燈錄曰屬真禪師菴側有一龜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艸履覆龜背僧無語

田藝蘅畱青日札曰說苑曰龜千歲能與人言此或解人言也如今之吳下婦女教龜算命者小龜皆能曉人言語令行卽行令止卽止不必千歲也

祝允明志怪錄曰四明儒者章文仲暑夜坐書寮庭中庭有假山花木忽聞呼曰章文仲文仲應之四顧無人又呼如初連數十不止諦聽之似在樹下章曰必怪物也執火燭之乃一大龜長近二尺章令僕子致之曠遠之地後亦不復來

陳繼儒太平清話曰白龜予曾見之徽賈汪生持來大不能尺楊詹履置之樓上夜

聞烏烏有聲

非磊落氏贊曰

有靈壽子 曰平福公 爲國家寶

與鬼神通 青泥字畫 實顯鴻蒙

况乎語言 豈其弗工 遇朔長露

逢恪道窮 有智莫避 生歿轉蓬

蟲天志卷之七 終

蟲天志卷之八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撰

鴈傳書

原始

爾雅曰鳧鴈之醜其足蹠郭璞註曰腳間
幕蹠相連也

法言曰能往能來朱鳥之謂與

廣雅曰鳴鵝倉鳴鴈也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

玉堂閒話曰鴈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畧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

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管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

叙事

漢書曰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正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

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
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
使曰武等實在

輟耕錄曰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晉是
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
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

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
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
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季拜翰林侍讀學
士充國信使宋館於真州凡十有六年始
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
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
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
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

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 上惻然曰四十騎畱江南會無一人鴈北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監帛書尚存

又元史曰元始祖卽位遣學士郝經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賈似道恐奸謀畢露乃拘畱郝經於真州忠勇軍驛吏防守嚴於獄犴介作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

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聽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每夕稽顙告天忽一日有一鴈落經帳下經用帛書託鴈傳之係於頸下祝曰好向北蜚獻吾天子詩云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矢窮海孤臣有帛書次年春虞人獲鴈以奏元主遂使丞相伯顏領兵伐宋宋懼遣經還求和不允

遂貶賈似道歿綿州

詩

虞世南秋鴈詩 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
任爲有傳書意聯翩入上林

非磊落氏贊曰

其羽肅肅 哀鳴磬磬 自南自北
不憚劬勞 途修侶廣 風壯翼高
傳書上林 金玉爾音 纍臣以歸

誠哉異禽 勿因羅網 而有遐心

鸞傳書

原始

古今注曰鸞一名天女

莊子曰鳥莫知於鷦鷯

廣韻曰鷦玄鳥也鸞也齊魯謂之鷦取其
鳴自呼

陶隱居曰燕有二種紫胸輕小者是越燕
胷班黑聲大者是胡燕俗呼胡燕爲夏候

其作窠喜長人言有容一疋絹者令家富
窠戶有北向及尾偃而色白者是數百歲
燕也

物類相感志曰舊云燕子不入人室作巢
是井之靈也但取桐木刻爲男女形狀各
投井中其燕卽來

南史曰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
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

誓而不許乃截耳置中爲誓乃止所住
戶有燕窠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
偏栖乃以縷繫足爲記後歲此燕果復更
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管季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

唐李公佐燕女墳記曰宋末有女姚玉京
室有雙燕一爲鷺鳥所獲其一孤不離庭
戶秋風起獨啾啾翔集玉京之屋如似告

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明年紅縷如舊凡六
七歲玉京遇疾終明年燕來窺室間訝其
無人周回累夕姚氏族泣語墳在南郭可
往燕遂悲鳴至墳所亦死

叙事

開元天寶遺事曰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
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音信不
達紹蘭見雙燕戲於梁間長吁淚下語燕

欲憑附書於壻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
遂飛泊膝上蘭乃吟詩云我壻去重湖臨
牕泣血書殷勤憑鷺翼寄與薄情夫小書
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嘗在
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泊於肩上見有書繫
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也宗感而泣下
遂歸首出詩示蘭後張說傳其事

詩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

梅聖俞依許待制送行詩韻咏燕以寄

雙燕啣泥日深堂拂玉琴不教開閣戶乃
見主人心掠水飛姝捷迎風去已禁短書
猶可寄聊爾託微吟

宋景文燕詩 暈簷文杏暖蘭橈舊巢空

石冷休翻雨簾開且待風飾釵聊伴鳳傳
信宥饒鴻欲問張公子蒼琅掩漢宮

非磊落氏贊曰

鷲以狂眈 度水穿花 天命天女

簪降商家 語喧簾幕 影亂牕紗

短書繫足 差池湘涯 義感任宗

丞相傳誇 社來社往 一縷風斜

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開元遺事曰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古杭雜記曰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

群飛于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於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

癸辛雜識曰張魏公嘗按視曲端軍端執過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知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面

獎而心實忌之

輟耕錄曰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鵝鴿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部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

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鄭文寶南唐近事曰陳誨嗜鴿馴養千餘

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群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鷂所擊故也

清異錄曰豪少年尚畜鴿號半天嬌人以其蠱惑過於嬌女艷妖呼爲插羽佳人陳繼儒偃曝談餘曰胡人以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

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宋詡竹輿山房雜記曰鴿穀食飼以硝水能取食而復嘔之積其餘可以再飼易伏卵殼雛凡病用古墻中螺螄朽殼并續隨子銀杏壽爲丸每飼十九愈

疏

弇州史料弘治鳥獸供應 光祿寺卿胡

恭等奏本寺供應瑣屑費出無經乾明門
貓十一隻日支猪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
蝟五箇日支猪十斤羊二百四十六隻日
支菘苳二石四斗三升黃苳三升二合西
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十二隻
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三十四斤虎三隻日
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斤
虎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隻日

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
菘苳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
若以一年計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萬
五千九百餘斤肝三百六十副菘苳粟穀
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有 旨御馬監
二異狗并羣狗七十隻俱令退出反食牲
口房雜雞八十六隻鶩四十一隻鴨九十
六隻花猪二十一口俱送光祿寺供應餘

皆仍舊

賦

皇甫汈司勳集義鵠賦余客居陪京嘗養
鵠十餘尋被流言將圖歸計乃命童子悉
放之一鵠夜去晨來徘徊瞻顧意若戀戀
因感而作賦焉 詞曰何斯禽之靈哲兮
乃戀主而踟躕若含意兮未展猶弔影以
相於遶空梁以託宿兮慨故棲之在除方

其馴擾晨軒和鳴夕砌飲啄閒暇毛羽鮮
麗或命侶以將雛奉清光以娛穉願以鳥
而養鳥胡觀仁而取義逮其主人不樂羣
鴿已辭翼將翔而復止聲暫背而仍依豈
無匹而守獨舍寥廓而安卑似楚姬之怨
別類田客之相隨痛鷄鶩之騫舞兮俾鸞
鳳爲之摧頽乏冥鴻之遐舉兮悼鸚鵡之
在災衆方嫉余之修能兮鳥何意而憐才

若夫雀處堂而孔懼兮鵬止舍而賈悲翳
鴿非野鳥兮奚昭慝而示危又若海鷗不
驚庭爵斯集愧未盡乎塵機亦何徵於報
德若其張仲之廬乍偃翟公之門尚開朱
生絕謁以謝往敬通却掃而杜來世之喪
道人亦何心昔時結駟今日遺簪請息交
於良友恐負誚於微禽

皇明文範侯一元讀鴿賦賦

有序

司勳皇

甫大夫舍中馴鴿十餘旣被言欲行則放
鴿于埜鴿有去而復還者大夫感之作鴿
賦讀之悽愴決絕余以大夫往忤中貴承
譴江湘旣狎於憂患且君子焉往而不三
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何浮雲之
黯黹兮哲人罹其青災欽承沐而往唁兮
遵庭除而徘徊覩遺鴿於坐隅兮羌欲飛
而未忍流惠音以盈庭兮情鬱結而紆軫

感夫君之昌辭兮，怛臨軒而太息。張羅闐
其在門兮，夫何斯禽之獨見。暱亡稻梁以
與女兮，故棲溘焉不存。鵬鳥告余以將去
兮，雄雉鳴而翩翩。罽深林以出雉兮，弋高
天而下鳶。覽機罽之恢恢兮，孰羽族之能
安。禽將犧而斷尾兮，獸將繫而決蹠。乏彼
鶴之惠姿兮，孰云屈乎華軒。奠東門之倉
飲兮，發賈生之休問。羌聆音而鼓翼兮，俛

抽思而若愠。何主人之夙知兮，猶感激乎
茲辭。歷險難而密若兮，顧微禽而怛之扼
怒。虎之咆然兮，曾不忍乎虵之啞。膚登太
行而不慄兮，廼彷徨乎陂陁。管攬槍之干
紀兮，第揚光于帝側。執法貽而相睨兮，勾
陳弗求其賊。君乃挺夫剗墓之銛刃兮，巖
植立于中流。終被椒蘭之唼佞兮，亦浮湘
而遠投。猓獠之牙森其相向兮，世共嗟其

濩落阡危亡而不反顧兮豈彼恹夫好爵
悲荆棘之旣芟兮芳蕪蔓而不揚鴛旣違
夫鴟鴞兮百鳥喧啾而踉蹌彼螳螂之執
葉兮黃雀睨而在後閱傳舍之流人兮孰
棲遲而能久循疇昔之顧養兮儔輩响其
相鳴倏澶漫於中野兮渺不知其所征慨
衰榮兮各一時子特立兮有所思江未春
而鴈北社方秋而燕辭釋山中之隱禍兮

遠幕上之至危智寧二蟲之不若兮固義
結而不可離隘廷尉之題門兮晰馮公之
過市鳥獸不可與同群兮余非襲人而焉
處昔靈均之遐征兮睨故都而躊躇顧微
羽其猶若茲兮又焉詫乎吾纍亂曰媿娟
飛柳故所息兮確確自潔物無慙兮儔侶
旣遠形影隻兮夷猶躑躅感今昔兮永葆
孤貞矢無極兮

詩

韓愈城南聯句 瘦頸鬧鳩鴿 蜿垣亂蛛
蝶

花蕊夫人宮詞 安排竹柵與巴籬 養得
新生鶉鴿兒 宜受內家專餽飼 花毛間看
總皆知

紹興間士人詩 萬鴿飛翔繞帝都 朝昏
收放費工夫 何如養取雲邊鴈 沙漠能傳

二聖書

王世貞鴿詩 綺質霜毛種種殊 飛鳴元
只戀庭除籬邊尺 鷓聊同適鞦韆 上饑鷹故
不如怖後長依阿育塔 馴來還寄曲江書
相看總是銜恩侶 翹首雲霄思有餘

詞

張子野滿江紅詞 晴鴿試鈴風力軟 雛
鶯弄舌春寒薄

非磊落氏贊曰

竹柵巴籬 棲鷓鴣兒 春花癭項

間色取奇 傳信飛奴 渺渺修途

坐墻立屋 不胥於斂 既使鴈伎

亦使鷺忌 自浮自沈 洪喬何意

鷓鴣傳書

原始

爾雅曰鷓負雀註鷓鴣也江東呼之為鷓

善捉雀因名云鷓音淫疏鷓一名負雀

莊子曰鷓為鷓鴣為布穀布穀復為鷓

西陽雜俎曰鷓即鷓字相傳鷓生三子一為

鷓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鷓酒

令人久醉健忘

又曰取鷓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凡鷓鳥雛生而有惠出殼之後卽於窠外放巢大鷓恐其墮墜及爲日所曝爇暵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皆雛漸大可取

宣室志曰薛嵩鎮魏時鄴郡中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請以繪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用其人曰此海鷓也若辟蛟螭患君直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蚊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季矣鄴人遂持

往其海鷄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
蛇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再無其患有告
於嵩乃命鄴人記其事鄴人遂以海鷄獻
焉

叙事

朝野僉載曰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
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
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

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耳

說

柳宗元說鶻 有鶻曰鶻者巢于長安薦

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

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

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

右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

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

荀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且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

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宄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鶻其立矐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

清樂以忘饑

非磊落氏贊曰

陸家黃耳 傳書到吳 躡實而蹈

不如飛奴 排空一舉 燕往鴈徂

豈亦弋獲 萬金信孤 惟白將軍

鳥中於菟 如鳳銜詔 如馬負圖

秦吉了傳書

原始

異物志曰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畱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叙事

謝氏詩源曰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穉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後人又呼吉了

非磊落氏贊曰

曰情急了

訛秦吉了

媒妁之言

口中了了

靡不有初

彼自匹鳥

雌失無聊

則天心曉

所以傳書

終歲相騶

深宮鸚鵡

是非多少

犬傳書

原始

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
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
宜子孫黃犬白耳世世衣冠

水經註曰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

古犬名烏龍

李呈曰宮中有犬桃花名

叙事

述異記曰陸機少好獵在吳日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後仕洛將以自隨犬慧黠解人語機嘗戲語曰家久無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走向吳經水輒依渡者掉尾向之得渡則騰上速去到家得書還馳向洛後歿還葬其家村南二百步呼爲黃耳冢

陳繼儒偃曝談餘曰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母歿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卽呼名嗾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麀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

鄉黃耳犬塚不妄也

詩

蘇軾予來儋耳得吠狗名烏觜甚猛而馴
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
作此詩 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
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爲
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僮
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肖躡徑度清浚浦

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
箠當貰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遣言語何當
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陸績睡犬圖 青毛乳狗乞來生愛小勤
呼未認名風颭角門花影顫睡中間吠兩
三聲

墨莊選詩陸弼題黃犬圖 花落閒庭倦
繡餘獨持團扇立躊躕吾家六月憐黃耳

寄得春閨昨日書

非磊落氏贊曰

烏喙黃奴 令令者盧 續貂尾斷

顧兔眼枯 惟獫獫齋 志如丈夫

不忘報主 垂首聽呼 忽效青鳥

傳信還吳 雲問杯土 使乎使乎

蟲天志卷之八 終

蟲天志卷之九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撰

鶴識字

原始

爾雅翼曰鵠卽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
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既有
鶴又有鵠蓋古之言鵠不曰浴而白白卽
鶴也鵠名皓皓皓鶴也以龜龍鴻鵠爲

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鶴其餘諸書文或爲鶴或爲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

高濂養鶴要畧曰鶴糞可以化石成灰鶴有長水石自隨故能蓄魚於溝瀆不涸且能千年一變蒼色再變黃玄百年之後則脫硬羽而生柔毛色白鮮潔真異類也

輟耕錄曰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嶽魏夫人請借僊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之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

歟

沈周石田雜記曰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尋小鵝鳩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書符鶴立至

逸史曰李衛公遊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爲樵者傷腳得人血則愈李公解衣卽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往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卽知矣

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卽愈鶴謝曰公卽爲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

周履靖海外三珠曰鶴脰至脆易折若犯此者以青竹比脰畧大者截長三四寸手

劈兩片地上掘取白頸蚯蚓數條剝去泥土徧鋪青竹管中用線扎定仍取數條啖之候飯頃卽如舊

周暉金陵瑣事曰李克齋公在兵部正坐堂忽空中飛下一鶴馴熟不去對醫人劉春齋云家曾有鶴飛來第二小兒舉進士今又有鶴飛來大小兒定中進士矣未幾而鶴折其脰私心殊不喜因問有能接其

脰骨者乎一人對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禽一理或可接也急命修製之方用土鼈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萊瓜子仁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嚙之鶴脰如故但人上體傷食後服之下體傷空心服之李公乃以其方傳之于劉春齋

叙事

金城記曰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
三年識字濟川檢書悉令鶴啣取之無差
非磊落氏贊曰

九皋處士 春彼軒郎 仙人騎驥

衛家舊臧 啣書檢字 入室登堂

儼如童子 素衣似霜 往往火食

文不療腸 昔為舞袖 今作書囊

雀識字

原始

方言曰桑飛

即鷓鴣也 又名鷓鴣

自關而東謂之工

爵或謂之過羸

音螺

或謂之女鷗

今亦名為巧婦江東

呼布

自關而西謂之鷓鴣

按爾雅云鷓鴣屬非此

小雀明矣 爵

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懞

爵言懞 截也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

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
之不盡相呼共啄

海錄曰鳥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餅
鳥雀每引齧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露
不能濡

周蒙續古今注曰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淫
泆

酉陽雜俎曰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

受卯

白氏帖曰周世王嘗有赤雀銜書之瑞

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戲舞雀
周公命反之

開元遺事曰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
書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
漏盡則急鳴裴呼爲知更雀

叙事

江盈科雪濤小說曰黃雀可教以認字
周履靖海外三珠曰凡新捕到金雀兒必
欲以水洗其足令十分乾淨卻以舌於其
頂上順舔之數十舔然後置籠中如此永
不死如其不然必致於死

非磊落氏贊曰

惟彼鴝鵒 啾啾楚條 頭規顛蒜
目仿擎椒 啣書既異 識字難料

嘉賓女鷗 名亦孔嬌 瑤光星燄
其態也妖 允彼桃蟲 爲鸚爲鵬

蠟嘴識字

原始

田藝蘅畱青日札曰烏有蠟嘴畫眉之戲
獸有胡獠狗馬之戲蟲有螻蛄蝦蟆烏龜
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蓋宸濠倡亂招致
姦徒後敗而流落逃倉山林畝也

叙事

田汝成西湖志餘曰有曰靈禽演劇者其

法以蠲紫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
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銜旗而舞或寫八
卦名帖指使銜之縱橫不差或拋彈空中
飛騰逐取

非磊落氏贊曰

有美厥味 黃如蒸栗 緝領綠衣

竊稟奇質 八卦聖畫 通于飛禽

匪直也人 物各有心 霓裳之舞

聽命於鼓 不筴而馴 何須鸚鵡

蟲天志卷之九 終

皇天不負人

人

楊

蟲天志卷之十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譔

烏鳳唱樂府

叙事

冀越集曰烏鳳形若喜鵲有二毛最長能唱小樂府如笙簫之聲鸚鵡秦吉了雖能言不能及也秦吉了如男子之聲鸚鵡如婦人之音亦不同也

王穉登客越志曰自五月十二壬寅迄六月既望甲戌爲日三十有三自姑蘇閶門迄寧波東錢湖爲程九百里有奇所歷分埜二邑十六江六湖四谿一閘一關一磳一壩五堰三名山登者十其無名與名而不及登者不可數舊刹遺祠洞天名蹟古人墓隧過而題者十四其過而無題者不可數所遇賢士大夫名流淨侶之屬廿有

二溘先一人期而不至一人往來皆不值者一人所見神物三 蒼龍 青鸞 烏鳳

又曰青鸞大如鶴群翔碧藻間烏鳳鶴身黃味黑光如漆皆吳中所無余心異之不爲問以待客自名始得識蓋恐孺毅揶揄我也諸君知之則又大笑

非磊落氏贊曰

桐鳥以色 厥名桐鳳 烏鳥以聲

厥名烏鳳 鳳兮鳳兮 定是幾鳳

子晉笙翻 桓野笛弄 非竹非絲

音諧律中 平陽耻歌 隴西羞貢

虎守門

原始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載則生牙蛻而生角

梁鴛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恣夫食虎者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吾豈

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耳

叙事

湯顯祖玉茗堂集曰予郡巴丘南百拆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鋸之絙其舌已重

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樸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

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歿其業廢予獨嗤
夫虎雄蟲也貪羊而窮以至於斯辱也賤
之

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韶爲廣西按察使
艤舟江口鄰舟有古城人進虎京師延公
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夷人能馴虎
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畧無所損戲其足輒
退縮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卽

長吼孔駭然而退

陳繼儒偃曝談餘曰榜葛刺國有衣黑白
花彩縈幌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
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素素蓋優人
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
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
數回乃已或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
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賦

湯顯祖嗤彪賦 夫何山中之一獸兮受
猛質於西旻貌低團而項廷鼻黝隆而齒
齧目斜匡而電爍聲倨頷以雷殷舌理麤
而莖樹鬚鋒橫而獵人爪含銛而卷曲尾
拂彗而絙伸咤形模其足怖矧精威之絕
塵靜嘯而陰颯宰起坦步則稠林自分凜
氣候之相制隱形勢而見尊况百拆之深

山常此窟之成群黃班屬而臥隴白類連
而飲津初涉味於牛馬遂舐及於人民戶
震躬而屏徙或重遷而遠藩獨無生之道
士故有心而與隣力不加於子路術不詭
於黃神布石關之宛轉交鐵葉以續綸界
鳴竿於接檻誘聞羶而見循進密歷以窮
路邊躑躅而下門遂乃聊浪擲跌偏仄輪
困始僮斃而怒湧久牢騷而意煩氣屈而

馱力瘁而跋墮局拘而勢改積威約而理均於是道士欣焉待旦及晨舉之於懸處餓之以兼旬待威神之委頓任處置之紛紜未陷頭而拔鬚先胷爪而剔趾捩權牙於巨斧磨刺舌以疏巾香泔變其腸胃清水洗其喉唇欲次第而施食已隨宜而致馴初猶啖以碓肉次則習以盤餐或設以糗粒之餘或投以松芥之根旣苦饑而伏

檻敢擇食以懟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狎鷄犬之見聞遇夫人之下視卽弭耳而意親諒厓柴之已去放野牧以逡巡非止柔性兼弱其肋圓腰纖而脇息豔班摧而襞皴撫之而亦喜撲之而不嗔似巨狸之擾足若卑犬之纏身偶循隅而吐暗輒蒙呵而愴竟昔有大蟲之號今有小畜之云懊撐距之無時委降戢於非倫雖山君之短

智亦梁鶯之淺仁見其弱而可弄牽以售
而論斤有守犬其未足借虛名而守關既
爪牙之久折亦何威而見奔第周旋於苑
薄得混迹於龜磨學婆婆而昵主戲矍綽
以娛賓感知音之君子被嘆涕之殷勤偉
茲靈之巨猛鬱有正而有文偶唇吻之所
及皆性命之相因論雄心與剛力固決乾
而倒坤畧綱絳而風飛觸燦燎以雷噴哮

怒則千人自廢憤蹶而萬瓦猶震非胥疏
其有欲何牢檻之敢陳偶朶頤於跛竿落
一髮於千鈞饑窘來而餌施利器往而性
泯足人間之玩擾何氣決之可存諒如此
而久生固不如卽死之麒麟

非磊落氏贊曰

李父虢嗔 擇肉於人 奇哉道士

餓以兼旬 垂晉氣索 守戶迎客

盜不憎主 鬼不瞞宅 反類其狗
循牆而走 雞犬閒閒 大蟲陽九

犬銜瓢

原始

沈周石田雜記曰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驚夜人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

叙事

周暉金陵瑣事曰余與程孺文汪子寧同行見乞兒牽狗銜瓢化錢孺文云此狗亦

知瓢乎蓋戲子寧也子寧曰此狗只解口
瓢耳

江盈科雪濤小說曰或問人之不能者可
教而能否余曰安在其爲不可且無論人
卽禽獸異類然亦可教而况人乎鸚鵡可
教以言語猢猻可教以演戲黃雀可教以
認字馬可教以啣盃犬可教以舂碓苟未
至爲鸚鵡爲猢猻爲黃雀爲馬爲犬則何

不可教而能也彼自謂不可教者是自棄
也會鸚鵡等之不若奚而人奚而人

非磊落氏贊曰

雞鳴狗吠 下坐之客 帶犬而乞

其間咫尺 龐也代庖 丐粟盈匏

賴以免死 賴以解嘲 惟李丞相

臨刑自愴 安得牽黃 與子同狀

紡線娘

原始

詩正義曰絡緯鳴嬾婦驚

埤雅曰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
風而風化

雅翼曰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
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莎雞與絡緯爲
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而

言之名物疏云按斯螽股鳴莎雞翼鳴蟋蟀注鳴迥然三物也

本草圖經曰莎雞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

叙事

袁宏道瓶花齋集曰蟋蟀又有一種似蚱蟻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之謂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

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晞髮松林景象如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詩

宋祁秋夜詩 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

皇明風雅張弼絡緯詞 絡緯不停聲從
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
聲索索吐絲復自織織綱網飛蟲足充食
事在力爲不在聲思之令人三歎息

朱家聲春艸篇詠絡緯 風引淒涼聽欲
酸物情辛苦淚珠團閨中機杼聲和切雨
外悲吟夢亦寒促似怨深添弱線斷疑力
盡倚闌干可知天上長年弄散作秋商永

夜難

朱長芬燕社詩詠絡緯 鼯聲卻易動人
酸况復淒淒感露團引似翠梭臨月弄停
如鴛杼泣綃寒羈人念遠頻相望婺婦憂
深漫不干何事辛勤空暮暮便教織就向
人難

沈弘正枕中草詠絡緯 風下淒音徹夜
酸豆棚瓜架露珠團繅絲頭緒千條亂杼

軸姻緣一水寒苦調如絃
驕竹肉愁懷似線繞欄干
不須枕上梧桐雨
聒聒聲中待旦難
入耳隼繁入夢酸
秋風瑟瑟月團團
卻同思婦憂邊
早絕似孤交
念叔寒織借蛛絲
依樹杪
允偷螢火點欄干
客心聽爾棼如緒
雙鬢明朝對鏡難
穉意蕭森物意酸
暫依青蔓與黃團
暗教機杼家家動
總爲繅絲夜夜寒
織女無章雲爛熳
綃

人有淚露欄干亦知
絳婦由來苦訴出千
經萬緯難哀吟隼
殺動人酸卻似齊紈
怨白團裳比蟬蛸
連夜楚韻先蟋蟀
早秋寒迴來錦字
文何在添去邊衣
線若干豈少窮檐
絲婦聽機空無奈
和君難吟來雨苦
又風酸秋蔓如絲
捲作團貧女製裳
非自嫁故人織素
爲誰寒纊從蚓婦
還槁壤機向牛星
付水干物候驚心
牽不斷綈

袍何處綵衣難 啼處忘悽聽處酸樓邊
燈下淚珠團商絃入奏皆知苦周教求衣
不待寒音送帛書來塞北聲拖綃影出江
干同袍寂寞憑君話久矣人間挾纊難
縱使無情聽亦酸披衣重試小龍團平林
似染機仍急亂葉如梭擲更寒幾片流黃
隨月落一聲裂帛與霄干琵琶馬上秋風
裏聽爾吟時下指難 幻音一種倍辛酸

萬緒千絲打作團夜織暗中停曉織禦寒
聲裏到祈寒高低原向天孫學斷續非關
謝客千絡緯曉寒雞報曉羈人思起著衣
難 蟲腸一線苦含酸兔兔三秋缺又團
青女裙捎瓜蔓短黃姑練惹豆花寒若教
抱布堪相買寧使無禪不用千自在枝頭
勤締造牀邊宇下傍人難 切切嘈嘈總
是酸數迴煩碎數迴團臂如釵股縲偏亂

聲似機頭轉更寒合調齊鳴寧有辨分枝
各織不相干春鶯春柳嬌千態何似秋蟲
此際難

非磊落氏贊曰

惟彼線娘亦嗜絲瓜荳萁作幔

荻莖作箴夜林簫管秋枕琵琶

星前月下海角天涯驚心入耳

有淚如麻寒蟬愁和羞殺鬧蛙

蝦蟆說法

原始

本草圖經曰蝦蟆生江湖今處處有之腹
大形小皮上多黑斑點能跳接百蟲食之
時作呷呷聲在陂澤間舉動極急

風俗通曰蝦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

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

按蝦
蟄無

尾當言夏馬考風俗通無此
殆非全書今見藝文類聚

禽蟲述曰蝦蟇聲抱

誠齋雜記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擲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梁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後爲山陰令時忝陸王紀爲會稽宴集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呪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

汝恣鳴卽喧聒

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艸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宴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君鼓吹殆不及此宴有愧色

輟耕錄曰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丸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母再喧自是至今宋然

輟耕錄曰大德間 仁宗在潛邸日奉荅

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群蠅亂喧終夕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蠅忍惱人耶自後其母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蠅而不作聲後 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荅等迎 武宗卽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季而 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以陰來相之不然則蟲

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沈周石田雜記曰蛙鳴聒人以芝蔴稽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叙事

輟耕錄曰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

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

詩

韓愈荅柳宗元食蝦蟇詩 蝦蟆水中居

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柰背脊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潭潭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

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常願眠不
覺叵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
仍工亂學校雖蒙勾踐禮竟不聞報効大
戰元鼎季孰強訛敗撓居然當鼎味豈不
辱鈎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
變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其食比豢
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
未見許回擢

文徵明莆田集聞蛙詩 春燈照壁睡微
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
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
私付兩忘爲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
端陽

非磊落氏贊曰

青草池塘 黃昏鼓吹 爲公爲私
語勞詞費 躁性旣馴 說法說因

登壇稽首 教習惟人 抵爾金多
揖爾士多 麥風梅雨 一跳如梭

叩頭蟲

原始

續博物志曰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
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
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
賦比之鬼魅
物類相感志曰叩頭蟲俗云害之不祥今
小兒捉弄之

彭乘墨客揮犀曰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
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皂莢蟲皆能入
耳爲害余有外親曾爲蟲入耳自謂必死
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遂
破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

叙事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
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
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也

賦

晉傳咸叩頭蟲賦曰 盖齒以剛克而盡
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
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悵來亦有由
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
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
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仇人不

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
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
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
長且書紳以自示肯一日而三省恒跼蹐
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張之象叩頭蟲賦并序 叩頭蟲賦者晉
傅咸之所作也以其謙卑自牧無往不利
余乃謂士之進退必由禮義而得之不得

有命也彼之抑首脇息情態可嗤殆類夫
奔諂媚執者枉已辱身頗傷志操雖時或
有遇非君子砥節之訓矣故反其意述此
賦以諷當今之士并以自鑒焉賦曰 伊
介性之不回本生理之至直曾子勵士以
執毅孔公亟美於剛德高則抗首卑乃席
膝體貌多端從義所卽或送使於他邦或
承王之賜食或感恩而必拜或引咎而自

貢或升堂以覲母或陳經於誕聖之日仲
回卻之而克當祖征受之而兩得說大人
勿視其巍巍爲弟子不憚於翼翼近禮之
恭免辱遠耻無禮之慎其敝也憇彼奮身
而絕脰信忠臣之不二雖喪元而其心又
何忍於勇士惟在邦而如天則史鱸之可
希若枉尺而直尋亦軻氏之所非以此齊
餓者揚目而不食鍾離意得珠而固辭周

侯持法於細柳蘇正建節於外夷若乃王
丹之餞陳司馬特不拜以爲贈汲黯之遇
衛將軍但長揖以致敬見甄后而不伏固
劉禎之守正向小兒而折腰斯陶令之解
印馬援藐帝壻而不答顏含謁丞相而無
佞庾袞重施禮而人親盧鴻以磬折爲忠
信王祥欲以德而愛人何點雖箕踞而奚
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卞彬之不恡按

憤孫楚參軍而稱命鄭衆奉德而威敵井
丹被褐以凌坐嚴遵矯手以應辟上交不
諂威儀是力總諸賢而共然蓋有作而在
管何茲蟲之細瑣乃逢人而委靡鮮英豪
之骨鯁多婦寺之詭隨將無惠而致感或
望塵而下之詎覩抗司徒之趙壹焉聞動
高祖之酈其擎跽曲拳槃辟佞阿臣遂
巡偃僕骭骸每低眉以趨承豈稽首而祇

畏似此物之佞媚抑維何而比類仰慚蝮
馬之高潔俯謝螳螂之勇銳足不能前目
不敢視委蛇蒲服覆面掩地莫是周襄之
胙誤同魯繆之餽乖媯皓之哀誠甚鄧通
之恐悸何關高鳳之解爭乃欲謝鯤之拜
勢豈夏禹之樂其昌言實蘇嫂之攝於高
位等搖尾而不殊與崩角兮何異匪飲酒
而多儀猶乞墦之可愧吁嗟爾頭辛苦無

益千醜萬辱同彼施威羨舐痔之得車忘
吮癰之遇厄徒自病於領頤又誰愍其爛
額如枕蘇則之膝必忿恨而弗懌借有朱
雲之劔雖斬所以何憺况窮通之有定信
運命之難更千人者未必果獲屈膝者安
可復申是以非義之錢而趙勤弗屑闔人
之勢則高允所輕不有簡介之熙載將無
嚴整之曜卿仲孫感言而甚切子高抗手

而遂行王無功久厭於繁禮向玄季自處
以素情田子方驕人以貧賤宋使者正對
於會盟韋仁約獨立以司憲江休映無屈
於延明願與璧而俱碎慕藺如之敢於抗
秦觸屏風而就睡感陳咸之篤於諷親若
夫獸取獬豸昨邪是任艸稱屈軼指佞于
庭覩正氣之猶在徵直道之可循懦夫聞
風而立志壯士怒髮而挺身與其曲鈞之

取貴孰若如弦之守貞寧同此強項之賢
令母似彼黃頭之小人亂曰污泥自黜物
猶取憎衣冠掃蕩又何足云竊顧悌受書
之孝假二王下席之誠曾蔡澤之不如抑
郅都之可倫意氣旣殊於謝覽雅正曷有
於王彬固已忘楊政之把臂亦奚取晉宣
之事尊雖伏謁如李良而非怒趙王娣之
不下特拜謁如袁盎而未爲申屠嘉之所

賓厥咎頗深於子羽是宜反責以斯文知
微言之廣喻請三復而書紳

詩

唐盧延遜詩 樹上謠詆批頰鳥牕間壁
剥叩頭蟲

詞

屠隆曇花詞尾聲 叩頭蟲體疲毒蟒蛇
腹餒跳蚤兒幾肯出得人裊襠內蛆蟲兒

怎當惡滋味黑蟆兒受用些土氣息燈蛾
兒戀火坑螻螂把糞丸兒當做了寶貝水
牯牛拖犁負重無休息只有鸚哥兒毛羽
美杜鵑兒說曾爲蜀望帝可也沒箇憑據
勸世人及早回頭策厲莫待失了人身呵
那里去還尋你

非磊落氏贊曰

有形如豆 厥角稽首 朝謁如來

暮叅北斗 誰作之孽 爾任其咎
亦又何求 千扣萬扣 口血淋漓
煩惱生受 自苦自卑 循墻而走

金魚列陣

原始

程史曰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
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
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闔
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
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
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皜若漆曰玳瑁魚

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
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
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
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
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
若今之盛多耳

東坡志林曰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
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俸錢

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
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
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
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
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周履靖群物奇制曰金魚生蝨者

魚瘦而生白點

者名

用新磚入糞桶中浸一日取出令乾

投水中 金魚浮水面上者則雨必至蓋

其水底如沸湯也 橄欖粗金灸食之卽
死 肥皂水能死金魚

叙事

潘之恒亘史曰維揚人畜金魚初以紅白
鮮瑩爭雄後取雜色白身紅片者有金鞍
鶴珠七星八卦諸名分缶投餌擊水波鳴
則奔呷驚至或合缶用紅白旗招之各分
馳如列陣然其金銀目雙環九尾徒美觀

爾蓋蝦種也此與駢枝贅疣者等曷足珍
焉

周暉金陵瑣事曰鄭仕與金魚交而好戲
鄭之庭前蓄金魚一缸中有綠毛小龜兩
人偶凭欄玩之鄭忽戲呼云金魚烏龜金
魚烏龜金云金魚不過是烏龜朋友耳

詩

皇明詩選薛瑄盆池魚 浮游南北與西

東不出區區斗水中何似巨鱗居大海波
涵天地浪搖風

桑悅思玄集盆池 盆池清見底養得小
神魚夜月明如水啣星遡太虛噓氣向盆
池沄沄起微浪道眼看分明颼風翻海狀
日出照扶桑弱流三萬里誰知盆池中一
勺同名水

徐中行天目集舊有火魚寄養於德華齋

中歸後見還繁衍數倍色態異常喜而賦
謝 斗水君如憺群生得至今朱鱗赤射
日火鬣走黃金雷電岢寧測江湖歲自深
隣居無惠子誰解漆園心

歸有光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
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勺水停淵澄方
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真於
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

尾掉濡沫蹄涔寬吞舟堂坳小少年共咄
叱窮日相戲黽飼蟲疲熨童汲泉困王媪
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倣誰思聞鶴唳直
比參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鮮妍
駭羽化悞悻悻色醜物理呈怪象天宇信
奔鳥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天子今萬
年皇圖日綿藐滄海竟清晏小夷悉剗剗
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貢

之躍靈沼

王世貞弇州稿朱魚詩 咫尺清泠一鏡
收明霞點點在中流驚鱗忽捲桃花片勞
尾徐牽赤玉鈎萬里江湖寬出入半庭煙
雨足沈浮藩波菡萏時相傍窺沼鷓鴣迴
自愁

馮琦北海集第以朱魚見惠忝筆答之
豈無成龍姿限此一勺水一釣連六鰲願

學任公子

王穉登乞金魚詩 簾櫳寂寂雨斜斜一
寸金鱗似赤砂我有白盆青荇藻待他朱
鬣戲吹花

馬玉麟靜觀堂稿木盍養朱魚數頭喜賦
誰謂江湖縱巨鱗脩然斗盍亦滄溟見
人不駭池邊釣吸水偏移石上萍出入微
波霞作片吐吞細雨錦爲形此中自有濠

梁意漁父何須論獨醒

非磊落氏贊曰

流霞墜波 灼爍孔多 水中銀箭
盍裏金梭 無人垂餌 小心惴惴
游泳遲畱 進難退易 以旗招之
列陣分馳 法在玩飼 魚樂我知

烏龜疊塔

原始

酉陽雜俎曰福州貞元末有人買一籠龜其數十三徐仲以五鐸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籓四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一夕而失

釋贊寧曰滎陽謝沐山有巨龜可長八尺甲下有文字其龜行則前後左右各踏一

大龜如三尺許而行動相合今越暨陽山
中有時有沙門遇見各奪足下龜置遠處
他日再見舊小龜依前承足奇哉

游宦紀聞曰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
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
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叙事

陶宗儀輟耕錄曰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

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
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
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
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
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

非磊落氏贊曰

相承相籙 惟平福公 以小乘大
浮屠聿崇 不愁尾曳 而逞背穹

昔名神屋 今號梵宮 笑彼蜃結
不如龜工 十朋易錫 七級難逢

嘉天志卷之十 終